





瀑布系列作品

翠鸟大师

Master of Nothing

戏剧
DRAMA

坏蛋继续出版

THE FALLS SERIES WORKS

a drama

“Master of Nothing”

BADEGG CONTINUE PRESS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2021 December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场

翠鸟大师

游荡者



第一幕

一个路边凉亭，中午。

翠鸟大师坐在一张石桌前磕着瓜子，望着摆在桌上的一个空鸟笼。他随意嗑着，瓜子壳吐得到处都是。

游荡者上场，闲晃着朝他走过去。

这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从空气中传来一个声音，仿佛天籁，他们都能听见：

禅宗有云：顿悟时，不落昏沉、散乱、无记，仿佛乌云退去，碧空万里。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六年。下午。一个下午。一个叫达摩的小男孩来到溪流边。达摩。一

个叫达摩的小男孩，他来到溪流边。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他，达摩，石头，坐下。望着溪水流淌。达摩，他望着溪水流淌。溪水清冽。无害。溪水无害。达摩坐着，望着溪水。溪水反复流逝，没有重点。注意！溪水反复流逝，没有重点。反复流淌，没有重点。没有。没有。没有。没（这声音仿佛卡带了）。

翠鸟大师：（朝空气大力吐出瓜子壳）停！就这样，好了。

游荡者：（在对面坐下）哈哈，达摩啊。达摩不是一个远古天竺和尚吗，老古董了，菩提达摩。

翠鸟大师：别客气。（望了一眼对方，就好像看见了一坨屎，眼神撇开）是啊，此达摩非彼达摩。只是一个代号，小达摩。

游荡者：（自来熟，抓起散落在桌上的瓜子嗑起来）您这么说也没错儿，但还是会觉得怪。（往鸟笼丢瓜子壳）不是吗。达摩毕竟少见，甚至达摩也是荒芜的。怎么说呢，达摩感觉粗糙也干燥。不是吗。即便我们的达摩小，又能有多小呢。小达摩。也不是啦，听着更像是一个木匠。达摩，天黑了，木匠还没来到村庄。为什么？因为在来

的路上，河水泛滥，他被挡住了，达摩荒凉。诸如此类罢。

翠鸟大师：没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因为什么？

游荡者：什么因为什么？不知道。达摩就是这样的，既然他已经是达摩。达达达，摩摩摩，达摩，不就是这种类似感吗。

翠鸟大师：也是。

游荡者：有一种拖拉机的感觉。

翠鸟大师：那就这样吧，然后呢。

游荡者：什么然后？哪来的然后。（摆弄鸟笼）我走了。

翠鸟大师：去哪儿？

游荡者：不去哪儿啊，只是走了。（说着提起鸟笼，准备离开。）不想待在这儿，我们又不认识。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还是搞什么香火主义的？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告密者呢？

翠鸟大师：（有些无聊，望着晴朗的天空，其实只是望着空气）也不是，走罢走罢。这世道真是冷漠啊，仿佛翠鸟。

游荡者：(打开鸟笼的门，又关上，反复玩着)那我就放心了。仿佛什么，翠鸟? 什么鸟。

翠鸟大师：翠鸟。

游荡者：是，翠鸟，我知道。这跟翠鸟有什么关系。它飞走了?

翠鸟大师：你走吧，天快黑了。

游荡者：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重新坐下)我是说这跟翠鸟有一根毛的关系吗，世道。

翠鸟大师：你还是走吧，我由衷地建议你。(起身，拍了拍落在身上的瓜子壳)你看，天快黑了，还待在这里作什么。听故事吗，这里没有故事。

游荡者：不对，我是说，翠鸟。它怎么你了? 翠鸟。你真的不是香火主义者吗，或者你是诗人?

翠鸟大师：(在一旁煞有介事地练起陈氏太极)没什么，翠鸟而已。

游荡者：不对，不对。我说了有多少个不对了? 七八个总有吧。然而你说，翠鸟，仿佛翠鸟，你说世道冷漠。然后说仿佛翠鸟。是这么个事儿吧。这简直就像一个诗人在说话，不知所云。

翠鸟大师：有什么问题吗？

游荡者：那就好，翠鸟怎么你了？还是说你跟它有什么恩怨。

翠鸟大师：为什么？

游荡者：这是哪儿的话，我就是想听一下您的高见。况且您看，这天哪里黑了，这可是在大中午，明晃晃的大中午。

翠鸟大师：那又怎样。你走你的就是，翠鸟。

游荡者：什么？我像飞禽吗。（跳上石桌，模仿鸟儿挥舞翅膀）不像。哪儿像了，一点儿也像。像吗？喂，你怎么闭着眼睛打拳。

跳回到地上，围着翠鸟大师转圈。

翠鸟大师：（停下练习，坐到石桌旁）怎么样，我这翠鸟功练得，还凑合吧。

游荡者：明白，我走了。

拿起鸟笼，转身离开。

翠鸟大师：拜拜，翠鸟。

游荡者：（背对着竖起一根手指：食指）谁跟你翠鸟，脑筋搭牢，拜拜。

翠鸟大师：(在桌上打拍子，轻声吟唱起黄梅戏)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翠鸟呀翠鸟，翠
翠鸟儿。翠鸟，翠鸟，翠鸟鸟儿。

游荡者：(停下)唉，这叫什么事儿。

翠鸟大师：怎么了，翠鸟？还有什么事情吗，诸如此类。

游荡者：(回到凉亭)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情。
只是路过，不小心路过。

翠鸟大师：(叹了口气)是啊，是这样的，翠鸟。

游荡者：(把鸟笼顶在头上，又扛在肩上，站着)明白，
明白。我是翠鸟。

翠鸟大师：我是翠鸟。

游荡者：你也是翠鸟。

翠鸟大师：你也是翠鸟。

游荡者：我们都是翠鸟。

翠鸟大师：黄鹤一去不复返。

游荡者：明白了，这就对了，暗号。明白。

翠鸟大师：一点就通，看来你还是有点儿悟性。走吧，
天马上就要黑了，抓紧，小翠鸟。

游荡者：惭愧惭愧。不过，敢问您从哪儿来？您看着如此伟岸、荒芜，着实不一般呢。

翠鸟大师：你呢，小翠鸟。

游荡者：我嘛，无事云游，遇山拜佛，这不赶巧么，在这儿碰见您。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想必我们有未尽的缘分。

翠鸟大师：（起身走近游荡者，取过鸟笼，对着空笼子吹口哨，逗鸟）所以？

游荡者：所以。所以嘛，向您学习，翠鸟大师。

翠鸟大师：大可不必。我只是一头忽明忽暗的翠鸟。

游荡者：谦虚了不是，翠鸟大师，我这么称呼您没问题吧。

翠鸟大师：称呼而已，无所谓。

游荡者：（从裤袋掏出一个百事，坐下来喝着）明白。那么，翠鸟大师，您打哪儿来呢？

翠鸟大师：这是你的问题，我原本就在这里坐着。反倒是你路过，不是吗。

游荡者：明白，我是说作为一头翠鸟。

翠鸟大师：（望着空气）这是什么东西？

游荡者：什么？（望着翠鸟大师望着的空气方向，忽而想起手上的百事）这个吗？这个是饮料，一种汽水。

翠鸟大师：我知道，百事。

游荡者：（心领神会，把百事推给对方）明白，这不就是您的百事可乐嘛。

翠鸟大师：（取过百事，研究起它的包装外壳）这从又哪儿说起呢。我们说，自古以来，鸟一向是从不知道的地方飞来的。唉，说起来也快到写大字报的季节了。

游荡者：说的在理，我勉强猜测一回。您不会赶巧从宋朝来的吧。

翠鸟大师：是吗，你说是就是罢，世道不好，什么朝代又有什么分别呢。

游荡者：（认同）感觉上有些个悲观呢。

翠鸟大师：悲观吗，实在要是感染到了你，还请多多包涵。

游荡者：（客气）哪里，不存在。我是悲观大户，习惯了，不觉得。

翠鸟大师：(尝了一口汽水)是的，习惯就好。习惯成自然，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游荡者：(翘起一个脚，搁在石凳上，嗑着瓜子倾听)那么，宋朝怎么样？民风朴实，行动缓慢，风和日丽，是这般历史上说的景象吗，翠鸟大师。

翠鸟大师：是吗？不是。

游荡者：恕我孤陋。不过，您认识照邻吗？

翠鸟大师：谁？

游荡者：照邻，卢照邻，写诗文的，也做点官儿。可惜命不太好。

翠鸟大师：不认识，他是唐朝的。

游荡者：(怂恿)那就是认识了，说说，说说。

翠鸟大师：(颇为得意)唉，只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跟您说。有一次在路上，宋朝的道路上，他低垂着脑子沿着草丛边移动，口吐白沫，郁郁寡欢而不知所终也。(摇摇头)一看就是水土不服。我就连忙跳到他肩膀上，安慰他说，照邻啊，怎么了，这是去哪儿呢。(摆弄着饮料罐)口味还行，冰镇一下就好了。无它，照邻扫荡着他那宽大衣袖说，无它，搞什么送诗下乡嘛，这世道，

唉。（学着唉了一声气）仿佛极为气闷，唉声又叹气。照邻是什么角色，士大夫知识分子也，连他的境况都如此不堪，也就别提大众了。（左顾右盼，提防外人听见，凑近对方）所以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当地人车行动异常缓慢、乏力，至于风和日丽、人心朴素，哪里是这等好风水呢。我是没见过。无论唐宋，还是更超前些魏晋啥的，都是一泡乌。一泡乌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分别。您说是不是。

游荡者：确实，风水有问题。这么说，您一定还去过更远的时代，翠鸟大师？

翠鸟大师：是吗，远近。哪有什么远近呢，无非是时空概念。（把饮料推还给对方）这就像百事即使是一种美国饮料，一头鸟喝浅了，喙嘴够不到，它还是可以扔几个石头子进去，让它溢出。或者更简洁，用吸管。（稍停，仿佛听见附近有什么动静，没发现）原理都是想通的，世道也是。

游荡者：（把饮料反推给对方）嗯，相对论。

翠鸟大师：可以这么理解。那我就喝了，干。

游荡者：嗯，感觉像是要下雨了。

翠鸟大师：是的，天要黑了。

游荡者：也不一定，世事变幻无常，再说下雨又怎样，下雪又怎样，又不是急着去投胎，还是闹革命什么的。

翠鸟大师：是的，不急不急。

游荡者：也就是说，您也认识达摩？

翠鸟大师：菩提达摩？不认识。要是你所谓的认识是照过面之类，那还真没有。

游荡者：谦虚了，大师，过于谦虚便是骄傲啊。

翠鸟大师：是吗，实不相瞒，达摩是一个怪人。他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去面壁，知道吗？

游荡者：（仔细听着，又心不在焉）老实说，不想知道。

翠鸟大师：（一口气喝光饮料，说悄悄话）他可是真正的无产者，一个先锋派，一个酷哥。他是这样的，他要在东土传播佛法。但起先他还没想通透啊，没参透。他就找了个山洞面壁去了，一面就是九年。我也只是听说。据说效果不错，有所悟获，就等不及去弘扬佛法去了。零碎收集几个徒弟什么的，跟他的祖师释迦摩尼，又或者苏格拉底这些巨擘差不多，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不可一世，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总之，他的事迹颇

为芜杂，即便在当时也已经虚实难辨了的。（恢复正常）
你要知道这些做什么，翠翠？

游荡者：没什么，测试而已。

翠鸟大师：测试？测啥？

游荡者：直觉而已。

翠鸟大师：直觉？

游荡者：（拿着一个瓜子，望着）唉，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就像这个瓜子壳，你看，难道你没觉得你说的都是些虚话、空话吗？什么翠鸟，达摩，什么卢照邻的委屈，什么一会儿又说搞暴动，有一句实话吗。就像这个瓜子壳，它看着像是一个山尖不是吗，或者一个女人、一个单峰骆驼什么的。（神秘状）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香火主义者，还是神秘主义？我看就是。

翠鸟大师：（仿佛沉在湖底）何以见得？

游荡者：不需要何以见得，因为就是。

翠鸟大师：因为就是？何以见得。

游荡者：（趴在桌上，打算睡）不管你假想成翠鸟还是什么野兽，这样言语就没道理了。

翠鸟大师：是吗，说禅需要什么道理？谁假想了？

游荡者：哦，搞了半天，你这是在说禅啊。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头埋伏在手臂中间，说话声模糊）那你还说什么说禅。

翠鸟大师：（忽然又兴奋）我说了吗？我说的是道理，妈的。

游荡者：（快要睡去）是啊，是，是，你说了，禅、道理，一起说了。

翠鸟大师：哪儿？不知道，忘了。

游荡者：忘就忘了罢，你这个骗谎话的。我要睡了，别打扰我。

翠鸟大师：（忽而沮丧）不，我是翠鸟，实在主要是翠鸟，难免不是。不是吗，且何以见得？

游荡者：（竖起一根手指）明白，明白。（忽而醒悟，抬头）妈的，还我一罐百事，现在！马上！立刻！

翠鸟大师：（沮丧极了，叹了一口气，望着空气）每次都这样。给，还你。

游荡者：东西呢？

翠鸟大师：我不是说还你了吗，一罐百事。

游荡者：无赖，无赖，简直无语。你这是禅宗还法
是吧，还是从达摩一路祖传下来的，正宗。

翠鸟大师：非也。

游荡者：什么非也？非也什么？就是，我说是就是。

翠鸟大师：没有禅宗这种东西。

游荡者：没有？又来这套。（拿起百事空罐）那我
问你，这是什么？

翠鸟大师：一个饮料罐，百事牌。

游荡者：（指着罐子）那这又是什么？我是说，前
提是，它不是一个饮料罐。

翠鸟大师：一个饮料罐，百事牌。

游荡者：这不是禅？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那什么是禅？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不是禅？

翠鸟大师：重要吗？

游荡者：重要。不。（若有所思）稍等啊，稍等。是啊，
重要，当然重要。你必须承认这就是在讲禅。是不是，

而不是妈的在讲一罐百事可乐。

翠鸟大师：(起身，走去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有一个电动推子，拿起，回到石凳坐下，捋一捋头发，准备剃头)何以见得？

游荡者：不何以，因为你必须承认事实。因为你是一头翠鸟，主要是，不是吗，翠鸟大师。所以必须承认是，并且祝你生日快乐。

翠鸟大师：这不重要。谢谢！

游荡者：(一把抢过推子)这不重要？那我是否也可以说，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那是你的问题。

游荡者：(按下推子开关，摆弄)是吗，这东西。马达挺强劲，哒哒哒哒，跟达摩似的。你是要自我剃度吗，还是皈依。还有，袈裟啊，钵啊，佛尘什么的，诸如此类装备得到位。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何以见得不是？

翠鸟大师：给我，推子。(接过推子，推着头发)既然你这么问，那我就跟你说句实话，我和你有什么分

别？没有。既然我们都是翠鸟。不是吗，翠鸟与翠鸟，翠鸟与翠鸟大师。

游荡者：何以见得翠鸟？

翠鸟大师：因为我就是你啊，你即我，我们能量相当。

游荡者：（见对方动作别扭，走过去，帮着剃发）
什么能量且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能量嘛，就是禅能呀。

游荡者：没有禅，哪里来的禅能呢？

翠鸟大师：是吗，怎么会没有，你说了，禅。

游荡者：我说了吗？

翠鸟大师：那还能抵赖不成，你说了，禅，赤庵呢禅。

游荡者：那是你说的，不是我，你这个骗谎话的。（敲敲脑壳，把它拨到左边，又拨到右边）你脑壳上怎么没有戒疤？

翠鸟大师：不要觉得悲观，小翠鸟。

游荡者：（认真推头）哈，这话说的。我悲观吗，没有。为什么说我悲观，我没有悲观。是啊，我悲观，但那又怎样，那是我自个的事。悲观无非是一种习惯，习性，习以为常，那又怎样妈的，我还悲怆而泣下呢，常常，

我偶尔也暴躁什么的。(拿起一撮毛发，吹到空气中)
可那也无非是云游的综合后遗症不是么，况且悲观又不能当饭吃，何以见得我就要悲观，何以见得？对了，请教一下，儒释道的歧视链条是怎么样的？我看它们的顶层设计差不多。

翠鸟大师：啊哈，只是随意一说，别忘心里去，相逢何必曾相识嘛。

游荡者：别往心里去？我往心里去了吗。你看到我往心里去了吗，真是的，你这骗谎话的，谎话空话连天，还翠鸟，我看还河蚌呢。我说，你去过玄谈庙吗。

翠鸟大师：(又开始嗑起瓜子)是啊，河蚌。不认识，什么玄谈庙？

游荡者：玄谈庙么，就是玄谈庙啊。一个普通寺庙。从翠鸟到河蚌啦，你没什么原则呀。(抚摩几下光秃秃的脑壳，把推子丢在石桌上)好了，完美。

翠鸟大师：(收起推子，打开包裹，放进去，扎好)多谢！什么原则？

游荡者：(走去凉亭的长凳上躺着)原则，底线也。

翠鸟大师：什么底线？

游荡者：(敲敲栏杆)不错，实木的。底线啊，撒谎话也要有个底线，要不自己骗了自己就不好玩了，是吧，要有底线意识!

翠鸟大师：什么底线意识?

游荡者：(翘起二郎腿)唉，我说翠鸟大师，您一向这么说话的吗，活脱一个，怎么说呢，一根搅屎棍，攻击性还极强。

翠鸟大师：(伸出一只手在一堆瓜子壳上空掸几下，仿佛那里有什么飞虫)是吧，什么底线意识?唉，时光流逝，生命闪烁，留下的无非也就是一些记忆罢了。

游荡者：就是原则啊，原则!不能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那世道不就乱套了么。

翠鸟大师：不会，或者，会吗?

游荡者：(翻了个身，抱着栏杆，同时两只脚搁在栏杆上)当然了，你不能既是翠鸟，一会儿又成了河蚌不是吗。况且，你主要是一头翠鸟，你说了。而世道在关闭，一张一合，就像一个河蚌那样。不能既张开着，又关闭，所以一张一合。(稍停)所以河蚌。你觉得这姿势怎么样，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翠鸟大师：那么，世道呢？

游荡者：什么世道。你好像很了解世道？世道么，世道就是世道呀，这还需要了解吗。

翠鸟大师：嗯，这样说真让人感到悲观。

游荡者：是吗，你又不是人，鸟而已，悲观个鸟。

翠鸟大师：没啥，鸟不妨也有鸟的悲观，在世道中。

游荡者：那么你悲观去罢，翠鸟、大师、河蚌以及悲观之王诸如此类但主要还是一个骗谎话的，我还是走了。

翻身，俯下系鞋带。

翠鸟大师：嗯，拜拜，回头见。

游荡者：回头见？我们不会再见，不会。

翠鸟大师：那是你说的。

游荡者：是吗，我说的当然是我说的。我这么说是实在不想再见到你这么一个倒霉鬼，一个没一句正经话的骗谎话的。哦，对了，你还是达摩转世对吗。一定是，那个小达摩，他后来怎么了，在来到河边以后。

翠鸟大师：是溪流，你有兴趣知道？你愿意假装有兴趣知道？

游荡者:(走到石桌边,在一个旅行背翻找什么东西)
唉呦,这叫什么话呀,吃枇杷吗?我这里还有两个枇杷。
金灿灿的,刚才在路上摘的,好果实。

翠鸟大师:(有点生气)不吃。

游荡者:不吃?那随便你。你是香火主义者嘛。不过,
我还是暂时收起来罢,免得过会儿你又想借来着。枇杷
真是好果实,甜迷迷的,还带点儿酸,味道好极了,枇杷。

翠鸟大师:不吃,不吃。

游荡者:知道,等会儿你会想吃的,这不是明摆着
的事吗。

翠鸟大师:(连瓜子也不吃了,坐在那里生气)那
是你说的,我不吃。

游荡者:是啊,知道。我这会儿当然不会强迫你吃,
但你会吃的,最终,一切都是注定的。因为一切都注定,
我能感到。一种直觉,我们——不妨打个赌。

翠鸟大师:(还没等对方说完)为什么?

游荡者:看来你也有弱点呀——翠翠鸟,翠大师。

翠鸟大师:(还没等对方说完)何以见得?

游荡者:是啊,何以见得,简直问非所答,故作神经,

尽显——骗子本色。

翠鸟大师：(还没等对方说完)除此以外呢？

游荡者：除此以外？这还不够吗。我从那边一路走过来，远远就看见凉亭里坐着的是一个江湖骗子，一望即知，只可惜啊。

翠鸟大师：(还没等对方说完)只可惜是啊，只可惜什么？

游荡者：没什么。无非是我也有些疲惫了，想在此歇个脚。仅此而已，跟这个骗子随便唠几句嗑，以解漫游带来的疲乏，仅此而已。

翠鸟大师：(站起来，但又不知道要走去哪儿)那么，如你所愿没？

游荡者：(把枇杷从背包取出，摆在石桌上，一个一个排列成规则形状)是啊，这点上实在还是得感谢您，实际上我们聊得还算愉快。虽然有些空扯，但至少没有痛苦。

翠鸟大师：扯淡而已。

游荡者：是啊，扯淡而已，但也不能没有边际那样扯，不是吗。即便我们压根不认识。

翠鸟大师：(转过身，做压腿运动)是吗？

游荡者：什么是吗。

翠鸟大师：你说我们不认识？

游荡者：怎么，还来这套？我们当然不认识。完全百分之百绝对陌生，纯粹没见过！（感觉很难把枇杷叠在一起）苍天在上，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宋还是更遥远从前朝来的人呢，更何况他主要还是一头翠鸟。或河蚌精，都行。是吧，这会儿是二十一世纪，而且已经过了二十年，在一个秋天。

翠鸟大师：(仿佛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在空气中，张望着，但没有发现)是吗，凭什么你觉得我们不认识？并且完全陌生。(坐回石桌旁)认识不认识只不过是一个概率罢了，何以还会有绝对不认识呢，说的好像我们跟两个物种似的，松鼠与狐猴。

游荡者：(拍了两下手掌)鼓掌，真会扯，这还需要凭什么吗，就凭我正常。而你，实不相瞒，我不相信你说的，不，是捏造的任何一句假话。

翠鸟大师：我道歉，要是你感到了伤害。

游荡者：那倒还不至于，但你必须得承认。

翠鸟大师：承认什么，骗谎话？我承认。

游荡者：嗨，这不就结了，绕半天，不就一句话的事么。

翠鸟大师：是啊，然后呢。

掏出一盒烟，撕开包装，抽出一根，点燃（没有打火工具），假装吸着。

游荡者：什么然后？

翠鸟大师：枇杷。

游荡者：什么枇杷？我说枇杷了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我只是说枇杷。枇杷，两个枇杷，两个枇杷中的一个，诸如此类云云黄灿灿的，要是你忘记了我来提醒你，要是没有说过那就是没有说过。

游荡者：明白了，当然，只是。只是这会儿，我又不想跟你打这个赌了，临时变卦了，知道为什么吗。你需要火焰吗。

翠鸟大师：不想知道。（醒悟）什么？火焰，我有。我有火。

游荡者：因为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个骗谎话的，而

且还是一个没有底线聊赖之极的无赖。我这么说会伤害到你的情感吗不会，当然不会。

翠鸟大师:(吸一口,往空气中吐出一口烟气)没有。

游荡者:(翻找背包,里面有一盒火柴。取出,丢给对方)没有还是不会?

翠鸟大师:没有,也不会。

游荡者:是啊,骗谎话的怎么会讲情感呢,连自己都骗是吗。是不是?当然是。

翠鸟大师:你猜。(拿起火柴盒,研究起包装)这是什么东东?延边火柴制造厂。

游荡者:不用猜,你也用不着告诉我。用不着,我也用不着还扯什么鸡巴淡跟你打什么赌,唉,这叫什么事儿,这哪儿跟哪儿呀。这过得叫什么日子,什么世道,你说是吧,这真的是,这世道,一江春水向东流而秋天与孤鹜齐飞。

翠鸟大师:嗯,你说又说了世道。

游荡者:是啊,世道,怎么?小心!

翠鸟大师:没怎么,只是有点想知道你说世道时,它意味着什么。

取出一根火柴棍，盒子里只有这么一根。

游荡者：是吗，这重要吗，也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小心点儿！

翠鸟大师：怎么？

游荡者：那是一个尼姑送给我的，很危险。不要点燃它。

翠鸟大师：知道了。（稍停）也许重要，也不重要，不知道。

游荡者：那就是没什么了，世道，世道么，就像一种机器，一个系统，或者我们简洁点，干脆把它短语拆开理解为世间的道路。我这么说，你能接受吗。

翠鸟大师：（划火柴，没燃起来，反复划）道路？

游荡者：是啊，道路。

翠鸟大师：通向哪儿？

游荡者：这个嘛，道路道路，条条道路离开罗马，它一定要通往哪儿吗。实在追究下去的话，那它就通往遥远的地方罢，远，非常遥远，一直到消失、尽头，那里有一个庙。明白吗，它就是道路而已。（背上背包，走过去，拿走火柴）不用试了，它是点不着，尼姑的火

柴怎么能点着呢。我走了。我还要去玄谈庙呢，晚上借宿在那儿。

翠鸟大师：(遗憾)走吧，拜拜，不送。

游荡者：回头见？还是回头不见，不再见，都行？

翠鸟大师：(叹气)都行。

游荡者：(打开手掌)好吧，这两个枇杷给你。或者两个枇杷，你一个，我一个。或者两个枇杷中的一个，都是好果子，随你选。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不能？枇杷而已，随便选。

翠鸟大师：不能。

完全不理对方，取过桌上的鸟笼，吹口哨。

游荡者：唉，你这人，究竟是什么让你觉得不能？您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大家都要分别了，一拍两散，来句像样的话不行吗。好歹我还帮你剃了个头，落了发。

翠鸟大师：天快要黑了。

游荡者：是啊，天快要黑了，或者快要下雨了，明晃晃的，这都没问题，这是枇杷的问题是吧，一定是。这枇杷不好吗，还是得罪你了，还是你毕竟莫非确乎有

啥的苦衷？

翠鸟大师：（口气冷漠）不是。

游荡者：（执拗，心里头冒着火）不是？不是枇杷的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了，既然不是枇杷的问题，那这样，假设这个是枇杷甲，这是乙，你选哪个，痛快点。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妈的，又或者对调，枇杷乙以及甲，把难度降到最低，选一个。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强忍着怒火，说话心平气和）嗯，让我想想，不能，为什么？因为会选错是吗。妈的，要是选得不对。我猜就是，那就糟糕了是吗，是不是。

翠鸟大师：（有气无力）不——是。

游荡者：不是还是不想选？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没有？是没有，还是不能有？

翠鸟大师：都不是，不知道。（懒得理对方，走去栏杆座凳仰天躺下）天快黑了，我要睡了。

游荡者：（像一个料缸苍蝇那样紧跟着对方，追问）

不知道？不知道还是都不是，或以你一贯的说法仅仅不知道。

翠鸟大师：（关上眼睛）不是。

游荡者：不是，你否定个什么，毫无意义。不但毫无意义，还毫无悔过。这样是不行的。不会有任何结果，或结果为空，永远，空且空荡荡的。这就是我的建议，在分别之际，想一下吧，我已仁至义尽。

翠鸟大师：（有气无力）我等了太久。

游荡者：（用手指拨开一只对方眼皮）什么？

翠鸟大师：我等了太久。

游荡者：（耳朵贴近对方嘴巴）大声点！等什么？

翠鸟大师：（发出鬼似的断气声）不一知一道，南无阿弥陀佛。

游荡者：（把两个枇杷放置在对方眼睛上）什么南无什么佛都不行，选一个！阿门。

翠鸟大师：阿弥陀佛。

游荡者：是啊，阿门。

翠鸟大师：阿弥陀佛，等等！

游荡者：等什么？

翠鸟大师：(拿起一个枇杷丢进嘴里，另一个掉在了地上。撑起身体)阿弥陀佛，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游荡者：(追着那个滚动的枇杷，捡起，用衣角搓一搓)讲什么故事？这都什么时候了，要是我不听呢。

翠鸟大师：那可不能。

游荡者：(跳上座凳，在栏杆上坐着)不能还是不会？

翠鸟大师：(吐出枇杷籽)不能也不会，阿弥陀佛。

游荡者：为什么？

翠鸟大师：不知道，因为世道会爆炸。(大口吸气，后吐出)因为要是你不听的话。因为，我们必须相互学习。

游荡者：(点点头)嗯，明白，因为我们必须相互学习是吗。

翠鸟大师：是的，学习。

游荡者：学习什么？

翠鸟大师：(重新躺下，双臂抱在胸口，两只脚垂在地上)不知道啊，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游荡者：(俯视对方)老实说，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没有？那不是威胁是什么，世道爆炸，那

可不是闹着玩的。否则我们就是在说相声。

翠鸟大师：不知道，你觉得呢？

游荡者：老兄，世道是怎么爆炸的？说说看。我暂时又不想走了，不打搅吧，大师。

从裤待掏出一个烟盒，取出一根，用塑料火机点燃吸着。

翠鸟大师：（把身体翻个面，趴在座凳上）我累了，要打会儿坐。

游荡者：别介，大白天的打什么坐。尽管你那么香火，也太荒芜了点儿。

翠鸟大师：于事无补。

游荡者：什么？

翠鸟大师：于事无补，你听见了。

游荡者：是啊，于事无补。（朝空气吐烟圈）你想说什么，听着话里有话。

翠鸟大师：没什么，阿弥陀佛，于事无补。

游荡者：明白，神经障碍症。

翠鸟大师：你还是走罢，一切都是亡羊歧路。

游荡者：明白明白，只是，只不过你不是还有故事

要跟我讲吗。(用脚尖戳几下对方)这会儿我倒很想听一听,因为我怕世道会爆炸呀,怕伤及无辜。

翠鸟大师:不必。

游荡者:不必?为何。

翠鸟大师:因为实在你已经是听过了的,阿门。

游荡者:是啊,阿门,我听过,当然。怎么听的,我怎么不知道。

翠鸟大师:(一只手扫着地面,仿佛在归拢地上的灰尘)因为你没有记忆,仅此而已。

游荡者:阿门,什么?你在做什么?

翠鸟大师:打坐。

游荡者:是啊,当然,打坐么。我是问,你在做什么?

翠鸟大师:等。

游荡者:等什么?

翠鸟大师:等你走开。

游荡者:为什么?那我走了。

翠鸟大师:不为什么,因为你会走。

游荡者:明白。

跳下栏杆,走了,走远去。

翠鸟大师：是啊，就是这样，毫无结果，毫无意义，歧路亡羊。（开始断断续续自言自语，目光痴呆望着地面）不重要，我们都是……重要吗，羊，还是翠鸟，还是？……知道什么？

仿佛快要睡去。

游荡者在不远处停下，又返回。

游荡者：（走过来）事情没有起变化呀。

翠鸟大师：阿弥陀佛，何苦呢。

游荡者：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大师，是吗。

翠鸟大师：什么事情？

游荡者：事情，这一切，世道，这一切都是这样，没有过变化是吗，按照事情的逻辑。

翠鸟大师：什么逻辑？

游荡者：事情的逻辑呀，照你的说法，世道已经爆炸过了，就在刚才，是吗。

翠鸟大师：是的。

游荡者：而且还重复发生过爆炸，是不是。需要烟雾吗。

翠鸟大师：（缓缓坐起来，靠在栏杆上，接过对方

递上的香烟，接上火，深吸一两口，感觉非常美妙）是的，当然。

游荡者：（走去石桌边坐着，翘着腿）你看，稍微一思考，这事情就说得通了。

翠鸟大师：不一定。

游荡者：什么不一定？按照你的暗示，我暂且相信你说的都不假，那就可以推论出世道就是从爆炸而来的是不是，而且这会儿也正在爆炸中，而不是妈的世道会爆炸。世道本身就是爆炸，爆炸即一切，不是吗。我的话说完了。

翠鸟大师：不一定。

游荡者：（走去石桌边坐着，翘着腿）还要什么不一定？这已经是一个完美解释了。

翠鸟大师：是的，这解释近乎完美，无错，但。离事实还很遥远。

游荡者：（望着空气，感到颓废）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大师。

翠鸟大师：（望着空气，感到大量颓废）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我不是老早就告诉你了吗，我只是一头忽明

忽暗的翠鸟。

游荡者：是吗，这说不通啊。一会儿翠鸟，一会儿羊走失，飘忽不定，说实话，没有这样玄谈的，即使在玄谈庙。

大量望着空气，感到异常颓废。

翠鸟大师：怎么会呢，我们只是在相互学习，模仿。望着空气，仿佛在研究空气。

沉默。

游荡者：是吗，不是相互训练？我看我们更像是在彼此对峙。

沉默。

翠鸟大师：你成长了不少。

游荡者：彼此彼此。明白，我们聊了不少，一路下来，东拉西扯。

翠鸟大师：是的，阿门。

游荡者：可是却一无所获，阿门。

翠鸟大师：是的，阿门，一无所获。

游荡者：看来我们确实要休息了，我确实也要走了，你不饿吗。

拍拍屁股。

翠鸟大师：不饿。

游荡者：那就好，虽然不想说再见，但还是要说声再见，礼貌起见。再见！我们实在是太悲观了。

翠鸟大师：是的。

游荡者：那就是了，我走了。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怎么临了又不能了？

翠鸟大师：世道真的会爆炸。

微笑着望着对方。

游荡者：是啊，当然，世道爆炸关我屁事。又或者炸给我看看？

翠鸟大师：这对你没有好处。

游荡者：好处？

翠鸟大师：当然也没坏处，要是你真走了。仅此而已。

游荡者：是啊，我还能说什么呢。

倒退着，走出凉亭。

翠鸟大师：因为事情还没完。

游荡者：是啊，废话，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事情，

那都是你的事情。

翠鸟大师：事情，这一切。一切是被设定了的。

游荡者：是啊，设定。知道。我也不再想知道。拜拜了您，我们玄谈庙见。

转过身。

翠鸟大师：(夹着烟的手挥舞，告别)是的，你知道。事情毕竟还没有结束。

游荡者：(边走边打着一套七十二路小擒拿手)唉，真是木鱼脑子一个，事情怎么会结束呢，事情就是事情，事情永无止境，如同群山连绵，波浪推演，朝代更替，世道爆炸轮回，我知道。我走远了，消失。

走远了，消失。

落幕

第二幕

在黑暗中，两个人各自站在一束光下，周围一片虚无。他们是提着空鸟笼的翠鸟大师与游荡者。

游荡者：（恍惚中）发生什么事了吗？

翠鸟大师：（展开手臂，打个呵欠）什么都没发生。

游荡者：我们这是在哪儿？

翠鸟大师：这里。

游荡者：还在这里？

翠鸟大师：是的，这里，不知道，某处。

游荡者：明白，那么世道爆炸了吗？我怎么感觉一阵眩晕，仿佛去了一趟银河边缘，转身又回来啦，妈的，就跟被烧焦了似的。仿佛受难记，难道我们有那么工具吗？

翠鸟大师：正常。

游荡者：正常？那么，也就是世道真的实际爆炸过了？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请问。

翠鸟大师：没，或者这有所谓吗。这里就是世道，怎么会爆炸呢，世道并不会灰飞湮灭。

游荡者：那什么会灰飞湮灭？

翠鸟大师：我们。

游荡者：我们？（摸索着口袋）是啊，我们，我们是工具，是一堆电子派。这是当然的。

翠鸟大师：嗯，我们已焕然一新。

放下鸟笼，一屁股坐了下去。接着点燃一支烟，面对观众，冒着烟雾。

游荡者：（从烟盒抖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朝翠鸟大师方向走进黑暗中，一只手臂伸进光亮中，接过翠鸟

大师的烟头，在黑暗中接上）何以见得？哦，你说了，涅槃。我们已经被涅槃过了？（走回到自己的一束光下，单手插在裤袋里，稍息）像一部摇摇欲坠又摧枯拉朽的拖拉机那样举世无双。

翠鸟大师：这算什么比方，跟拖拉机有什么关联。

游荡者：或者，还是说我们升过了级，升了天？或者还是说版本得以更新，脱胎换骨。而我曾经却是一个佃农，或衙役之光之类？

翠鸟大师：（一副痴呆状）什么都不是。

游荡者：不是？此话怎讲，你这个该死的骗谎话的老屁眼。

翠鸟大师：（烦闷，有气无力）没什么，我们只是焕然一新，无它。

游荡者：（凑近过去）听上去挺酷，只是这有什么好处呢？

翠鸟大师：至少没有坏处不是吗，好处是我们的旅途还没完，遥遥无期，毕竟还远没抵达终点。

游荡者：是吗，注意，没有我们！你说的。（在空气中捞着光线）只有这种光线。我们，这是在玄谈庙吗，

乌漆嘛黑的？

翠鸟大师：当然，是的，但这样说只是为了方便，我们。二、不在玄谈庙。

游荡者：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是有所谓的终点在等着我们？就因为——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何解。就因为我们在说对口相声？在暗黑中。

翠鸟大师：终点并非一个地方，看来你还是没有认真学习，我们谈论过。

游荡者：不记得了，忘了，聊胜于无。

翠鸟大师：没事儿，最为正常不过。

游荡者：那又是什么，终点，莫非指一种状态，像一锅滚烫的浆糊那样？这里没东西呀。

翠鸟大师：不知道。谁知道呢，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不是吗，也许更像是一种倾向，终点。

游荡者：（一只脚伸进对方光圈中）明白，若有所悟，听君一席言，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我们是奔着终点儿去的是吧，而不是娘的千里走单骑一去不复返。

翠鸟大师：谁知道呢，就这么一说。退回去，这不是你来的地方！

游荡者：（脚缩了回去）就这么一说，真随意，就没有一顶点儿的依据？

翠鸟大师：要说依据、根据什么的，多少还是有的，否则。

游荡者：（回到自己的光圈中，同时带回来一条板凳，坐下。）否则什么？

翠鸟大师：没什么。我是说，我是看着你过来的，你的历史，你的跳跃。

游荡者：是吗，这是你自个儿的事，跟我没关系。而且，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仅仅是假设好吧，这会儿我们就在终点，有这种可能呼？

感觉坐在哪个方向都不舒服，最后对着翠鸟大师方向，望着。

翠鸟大师：不会。

游荡者：何以见得？这会儿风和日丽，人畜旺盛，植物在无风情况下难得太平，试问作为终点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

翠鸟大师：(用鞋底灭了烟头，重新街上一支新烟，又从胸口掏出一斤百事，起开喝起来。喝一口，把它搁在地上)这不是审美的问题，我们不要在这些东西上纠结。终点，亦或说完成时刻，要是来了，我们会知道，大彻大悟。

游荡者：明白了，大彻悟，我们就是一部拖拉机。

翠鸟大师：什么拖拉机？

游荡者：我们就是拖拉机。

翠鸟大师：行吧，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每次都这样。

游荡者：是吗，是不是感觉到了某种难得的绝望？要知道，我们就是为这个而准备的。同时，我也准备了大量丰富的百事，你看。

从左右裤袋里一个一个掏出百事来，摆在地上，有五六个。

翠鸟大师：(仰头黑暗中的虚无)这天空真是气闷啊，你看，天空上一朵云都没有。

游荡者：别岔开话题呀，老屁眼，是不是，是不是？起开一斤百事，饮。

翠鸟大师：什么？

游荡者：绝望呀，难道还有别的吗。

翠鸟大师：绝望个啥？绝望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本来就无望。

游荡者：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老实说你这是逃避，悲观无聊主义。我们必须正面强攻知道吗，我们是推土机、播种机以及宣传队。我们必须干一口。来，干一下。

举起百事，遥喝一口。

翠鸟大师：是吗，（对敬，喝一小口）你记不记得你曾经有一次是一个县城衙役，而且仅仅是一个县城衙役，记不记得？还强攻，强攻个什么劲儿？

游荡者：大彻悟啊，你不是说了吗，我们已经焕然一新，全新。全新就要有全新的样子，我们火力充足。并且方法对路，事半功倍。我们被监事了么？

翠鸟大师：为什么要大彻悟？你究竟在说什么，就没见过这么冲动，火急火燎的。没有。

游荡者：也就是说周围没有观众？我刚溜了一圈，好像是没有。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那就好。是啊，大彻悟啊，我们的旅行终点，妈的，要不我们在这里虚头巴脑的研究个什么劲。

翠鸟大师：大彻悟？什么大彻悟，你见过？我们什么都不做，原地休息。

沉默。

游荡者：那也忒枯燥了，我们又不是干柴与火焰。（稍停）所谓大彻悟，乃啥事都通透，心跟明镜儿似的，那叫一个敞亮、轻盈，飘忽甚至达到真之境界。我都懒得跟你说话，唉。达摩当时也是这样盘算的。

翠鸟大师：达摩？哪个达摩。

游荡者：（感觉似乎在开茶话会）达摩就是达摩，还有品种吗，菩提达摩祖师！

翠鸟大师：（转过身，对着游荡者）他怎么了？

游荡者：大彻悟啊，就像你说的，他爆炸了。

翠鸟大师：（像喝热茶似的在百事罐上吹一吹气）炸了？怎么炸的？

游荡者：（严肃）灰飞湮灭呀。

翠鸟大师：像一股缭绕青烟那样？

游荡者：是啊，（挥舞手势）如烟花绽放，有那么

大一个！接着像一股青烟似的消散了。

翠鸟大师：(点头) 嗯，因为他大彻悟了？

游荡者：嗯，求仁得仁而已。

翠鸟大师：照你这么说，所谓大彻悟还挺危险的。

游荡者：岂止危险，简直是风险极高，肉身成道。

翠鸟大师：(叹了口气，吐出大口烟雾) 明白，达摩这是成佛了，就如同电子跃迁那样，还射出了一些光芒。就好像与整个宇宙同归于尽。

翠鸟大师：嗯，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化身为了一根达摩牌鲫鱼漂？

游荡者：(翘起二郎腿，得意) 是啊，要是这么发挥理解也无不可，大彻悟么，无形无相，变化万千。以至于到达了绝对自由？

翠鸟大师：不是吧。

游荡者：不是？

翠鸟大师：自由就是自由，哪来的绝对自由？那是个什么东西。

游荡者：(辩解) 绝对自由嘛，无非指大自由，大自在，近似。

翠鸟大师：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达摩要是原地爆炸了，那就是他正面强攻硬刚的后果。面壁九载，不吃不喝的，我们还是不要学他。

游荡者：大师何出此言？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人都在追求大彻悟，脱离苦海。

翠鸟大师：苦什么海，扯淡！我们不是人人，欧凯？人太旧了，而我们已焕然一新。

游荡者：那我们算什么？还是两头话劈翠鸟，还是佃农或衙役还是别的啥劳什子，我们不可能只是一种移动的思想，不是吗，空落落的。我们的载体是什么？

翠鸟大师：（感到无聊）这重要吗？我们不妨就是我们，且仅仅是。我和你，你同我，我们。

游荡者：我们统一。

翠鸟大师：当然，我们还不可分割，或相互替换，我们立场不同，或几乎也没什么立场。

游荡者：或可能，我们早就成佛啦。

翠鸟大师：非也，我们最多只是成佛后留下的残渣，带也带不走，就扔在这吧。

游荡者：佛之灰烬，我们？

翠鸟大师：不，（有一种夏季的感觉）我们是一对鸬鹚与蝠鲼。

游荡者：是吗，明白明白。（有一种刻舟求剑的感觉）我们不是电鸟与传奇狐猴吗，难道。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是猪，亦或新鲜之极的蛆亦无不可。

游荡者：我们是大象，雌雄同体！

翠鸟大师：（有一种被惯性控制的感觉）我们是先锋队，与右派杂交后的产物，当然，我们也是，必须是一个浪花翻滚因为浪花毕竟是美好的。

游荡者：（感到无聊或兴奋都有可能）然而我们却是彼此的捧眼不是吗，还是说我们是骆驼与喷灯，这不外乎也是一种恰当的搭配对不对。

翠鸟大师：（嗨起来）不是搭配，我们归根结底是敌对关系，即便假想中。

游荡者：（有一种年久失修的感觉）好吧，不过，无奈啊，我们只是两坨尼姑屎。或一点残酷窝料。

翠鸟大师：（同意）同意，但假设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是两个并排的三相插头呢？老死不相往来。或姑

且只是两根吸管，岂不更有想象空间。

游荡者：是啊，但是，我们不可能既是以太又是别的参考系，这实在也太荒唐了且多半也不怎么符合国情。

翠鸟大师：（烟头叼着嘴上，傻乎乎地停着没动，想起遥远往事）嗯，理儿是没错，我们至少不会无端端地把自己射向外太空去。那里太过深邃、麋鹿、空泛或不及，实在是。

游荡者：（饮着百事，感觉味道好极了，仿佛有了醉意）明白，明白，我们当然是有备而来的不是吗，我们即便在魏晋南北朝那时光，我们也不会去表演什么竹林七闲，那些郎当废物。废物啊——

翠鸟大师：（情绪被传染了）那是肯定的，我们不是屈大夫，也就不会是杜工部，对不对，让潜艇再下潜十米罢。

游荡者：嗯，我们是选择一，除非我们偶尔也是选择二。

翠鸟大师：但又必选。

游荡者：是的，我们不是什么，却又不能什么都不是，这确乎痛苦。

翠鸟大师：这痛苦来得大啊，大痛苦，不是吗，这痛苦踏实。

游荡者：确乎是，因为我们总归怀抱动物情感，哪怕了无牵挂但我们说到底还是磁场啊。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翠鸟大师：是的，相互转化，如雾亦如电。我们是黄雀：AAAA，四个 A。与乌云！但怎么说呢，我们最理想的情况，我是说，客观来讲，我们难免不是，不，我们必须插紧。

游荡者：（手放在耳朵边）什么？

翠鸟大师：插紧！

游荡者：插紧啥？

翠鸟大师：不知道，感觉而已，只是一点低端感悟。

游荡者：微走水呢？我们。

翠鸟大师：什么微走水？微走失，还是微走水？

游荡者：微走水。

翠鸟大师：（夸张恍然大悟状）明白，无非也是不可以的。既然我们已然是播种机与两菜一汤。

游荡者：（感觉好玩又无聊）也就是说，我们有时

也是两个饭汤客宁？

翠鸟大师：那当然，你忘了？

游荡者：在何时，何地？

翠鸟大师：皆为宋朝也，南宋度宗二年嘛，我们还一同去登会稽山了呢，山雾缭绕，仙人不知所踪，唉——

游荡者：（回忆中）略微有印象，大概是模糊了。那我们有否可能是某类海洋动物？

翠鸟大师：那还用说，蝠鲞嘛，我们经常是巨型蝠鲞，或随便什么鲸。

游荡者：妈的不是大鹏鲲鸟？

翠鸟大师：从来不是。我们从来不是大鹏鸟，那是一种虚鸟，无非文学想象罢了。这些古人，无事劳作，脑容量又小，由修辞学引发的妄想症却相当厉害。我们就是被他们给害了。

游荡者：那也不能这么断定，凡事有利弊，而且他们是先到的，自然有优先折腾的权利。唉，是啊，我们这是活得越来越窄了，本质上我们恐怕只是一点苦力。

翠鸟大师：非也，哪里来的本质呢。假设有，我们也只是一点可有可无的善，我不是经常把善隔空作用在

你身上吗，仿佛气功特异功能啥的，平时没感觉到身体发热？

游荡者：这么说，仿佛也是有的，（伸手摸摸胳膊窝）三十七度正好，也许是我境界不够。

翠鸟大师：（用烟头接上一支新烟，吸一口，干呕几下）唉，境个什么界，哪儿来的词汇短语。说的好像我们跟什么盆景造型似的。忘了这些封建残余渣滓吧，过滤掉，要知道我们已焕然一新，我们是崭新的。我们前进！

一边说着便站起来，转了一圈，感觉无处可去，又坐下。

游荡者：那是当然，我们怎么可能去倒退呢，我们是光嘛，更多的光。

翠鸟大师：多余的光！

游荡者：嗯，我们是光，但多余、毛糙以及会损耗吗？

翠鸟大师：（略停，若有所思）这个么，多少还是会有的，我们杰出但不可能金刚不坏，因为说到底，（略停）最低，我们毕竟也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叹气，唉——

游荡者：（跟着叹了一口长气，如同一头大象把肚

皮里的气体全部一次性呼出那么长)那么,我们最后呢?

翠鸟大师:(起身,扭腰)最后?最后我们当然是亡羊啦。迷途亡羊,我们只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偏。

游荡者:但我们不去讨论是吗?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不作讨论,因为羊实在太过喻体。你知道吗,牧羊人经常把尿撒在树叶上,羊会更喜欢吃。

游荡者:为什么?

翠鸟大师:因为尿里有盐分啊。

游荡者:我们不是盐。

翠鸟大师:(用脚像足球那样踢着鸟笼)哈,那是当然,我们不是无机物。

游荡者:(两腿伸直,尽可能大幅度展开身体,靠在小板凳上,前后摇晃着)那我们还是不要去大彻悟好了,转而去找点火锅吃罢。我饿了。

翠鸟大师:这都什么时候啦。不,我们什么都不做。

游荡者:什么都不做,无为,就这么耗着?

翠鸟大师:嗯,就这么耗着,空耗。

游荡者:就好像某种主动等待?

翠鸟大师:不是,只是耗着,不产生能量交换,怠速。

游荡者:可这不符合自然规则呀。就像尼姑的火柴。我把它转赠给你罢。

翠鸟大师:什么自然?自然有个鸟的规则。

小心踢着鸟笼,在投射下的光圈范围内转悠。

游荡者:当然有了,或者说当然不会是没有。自然么,老子不是说了,道法自然,青出于蓝。

翠鸟大师:那是骗人的。

游荡者:何以见得。老子神乎其神,需要像你这样骗谎话吗,我看不见得。

翠鸟大师:那都是效果,云山雾罩欲盖弥彰不是吗。实际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什么无为,烹小鲜啥的,再怎么东拉西扯也难掩其中叵测居心。对了,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阵!

游荡者:是是是,当然是,你说了算。

翠鸟大师:道道道,非常道,故弄玄虚。

游荡者:哈,这也算是一副对子了,横批:
 $e=mc^2=hv^2$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光看立场就判定它真理与否吧,我们还是不能那么刻薄。

翠鸟大师：那里刻薄了，不是在顺其自然吗，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唉，呜呼，真理的道路何其修远，总归是需要漫长上下求索的，不好一棍子打死。真理而已，真理何尝又不是桎梏呢。

游荡者：（用力大了，翻到在地上）明白，而桎梏是好的，妈的。

爬起来，重新躺坐下。

翠鸟大师：是啊，有时是。所以空耗。

游荡者：嗯，空耗，耗空为止。我们不去钓会儿鱼吗，去河边。就像达摩祖师那样，面对河水流淌，微澜泛起。日更一日年复一年，以至抵达最终神经错乱与分裂的理想状态。

翠鸟大师：不会。

游荡者：不会，还是不能：no or not？ to be or not to be？

翠鸟大师：不会。

游荡者：不会什么？还是这一切确乎也是没有搞头的。

翠鸟大师：没有那种能力，或运气，只会进入混沌。

（面对游荡者）我是严肃的，不要乱来。

游荡者：是吗，最高级，还是最低级？混沌。

翠鸟大师：最高级也是最低级，混沌即不再产生效果。

游荡者：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不知道？是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混沌无效的效果？

翠鸟大师：都不知道。

游荡者：是吗，那我们仿佛又驶入那无比熟悉的翠鸟循环了，老一套。

翠鸟大师：（停下，脚踩着鸟笼）你想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游荡者：还学习个什么劲，有个翠鸟用，有个什么尽头。既然终归会趋于混沌，也就是完犊子。我们还是喝罐百事吧，你要么。

随手滚了一个过去，正好碰到鸟笼，停下。

翠鸟大师：是吗，你太实用主义了且急功。

游荡者：有问题吗，我自然是这样的。

翠鸟大师：没有，自然嘛。

游荡者：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

翠鸟大师：可不。

把百事关进鸟笼里去，继续踢着玩。

游荡者：比如？

翠鸟大师：比如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而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游荡者：这有什么问题，无非就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你想要什么问题？

翠鸟大师：不是想不想要，是没有。

游荡者：一个杯子摆在桌上，窗外，一个女人躲在树下避雨也数钱。这样行吗？

翠鸟大师：行，只是这不是问题。

游荡者：明白，那么。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个什么？杯子。嗯，那么容我思考一番。比如——（略停）我是说假设，一个杯子摆在桌上，相当于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杯子与水，水干净，对了，这时，一个虫子掉进杯子，掉到水里。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虫子会正好掉进一杯干净的水中？

翠鸟大师：(考虑了一下)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游荡者：这是有可能的？

翠鸟大师：也许这不是一个像样的问题，不是吗。还不如去问，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而农奴制真的已经过气了吗。实不相瞒，关于一个杯子摆在桌上，我问过上万个问题，但没有一个是问题。

游荡者：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因为它们毕竟意义微弱。

游荡者：因为它们不能引发大彻悟？

翠鸟大师：(停下，坐到鸟笼上，取出百事喝起来)不是，只是意义甚微。

游荡者：大彻悟还不够意义巨大吗，是啊，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它，厌倦了且已腐败。我的意思是，你是需要新鲜一点的意义是吧，新鲜而有趣。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那么是强硬？与微弱相对。

翠鸟大师：也不是。也许是困难，一个困苦的问题。

游荡者：怎么描述？

翠鸟大师：不知道，它就是困苦，或艰难，就这么

一种感觉。

游荡者：一个艰难困苦的问题？比如？

翠鸟大师：比如什么，要是有的，就不会选择空耗着。

游荡者：难道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吗？

翠鸟大师：是的，已经没有了。

游荡者：也就是说，以前有过？

翠鸟大师：嗯。

游荡者：但后来消失了？

翠鸟大师：不是消失，是得到了认为恰当的可被接受的阐述。

游荡者：比如？

翠鸟大师：比如什么是世道。

游荡者：什么是世道？

翠鸟大师：你忘啦，在我们翠鸟阶段，已作过分析过并已得出合理的结论。世道，世上的道路，一个莫须有的系统，还记得吗。

游荡者：不记得。但要是你记得，我会忆得起来。那么，它被证实了吗。

翠鸟大师：至少也无法证伪。

游荡者：这算什么话，语言可来不得半点儿玄虚。

翠鸟大师：是吗，语言又不是没有限制，它能回答的问题非常有限。

游荡者：说的跟佛陀如出一辙。

翠鸟大师：嗯，他何尝不是一个骗谎话的呢。

游荡者：这会儿你倒是承认了？骗谎话。

翠鸟大师：要是你没记错，我可从没否认过，从来没有。我对我们无疑是诚实的。

游荡者：嗯，谎言也可以是诚实的，正反都是你说了算。那么，试问，我曾经也是太上老君吗。元始天尊呢？

翠鸟大师：没有，你是衙役。衙役知道吗，就是那种打杂的，没什么大的文化与审美与修养。

游荡者：明白，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也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我们是五星级社会主义空耗大师。因为不再有问题。我累了，感到枯燥。

叹气，整个瘫痪在板凳上。

翠鸟大师：没有了，全都没了，消失。

把吸出的烟灰卸入空饮料罐中。

游荡者：（缓缓吐字但连续不断）不再有训练，或

娱乐。因为我们说到底妈的不再发生异变一切都平庸化了且不知所终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一定是简单说就是投降。我们被迫投降因为没有那种触及真相的能力。

翠鸟大师：是啊，真相什么的。

游荡者：怎么？

翠鸟大师：没什么，（把烟头丢进罐中，拿起来贴在耳边摇晃）只是提醒你一下，真相并不重要。但也不是无色无相，补充。继续，要是你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愤怒，因为卑微与感到自身缥缈与无辜。而实际上，你最多只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反社会倾向。因为你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人文无政府主义，也不是一堆正在报废坍塌的蓝色电子，仅作补充，你继续。

游荡者：（望着空气，嘴里吐着泡泡）是吗，既然这样，那我也就啥可继续了，我举双手同意空耗。默认，这样总可以了吧，既然应该这样，而这是应该的。

翠鸟大师：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是的。

游荡者：嗯，当然，但这是我的问题吗。不是的，这必须只能是你的问题，我已经知道。已经通过学习得到，我很快且迅速会进入新一轮坏循环。因为我的对象，

你，你始终是一堵墙。我怎么撞击都会反弹回来，而娘的我又没学过什么穿墙术，我为什么不是蒲松龄？你说。那可是在大彻悟后才能获得的功夫，而你却通知我说，其实大彻悟也是徒劳的。总的来说，这叫什么事儿，我感到累也枯燥此刻，你说。

翠鸟大师：（把可乐罐踩扁，用脚扫进黑暗中）不是什么事儿，这就是漫长的顿悟。

游荡者：即空耗？

翠鸟大师：（嘴上夹着一支新烟，不点燃，玩着塑料打火机）只能空耗，可以这么认为。

游荡者：那么有多漫长？

翠鸟大师：这不是一个问题，漫长就是漫长，不可以数值衡量。

游荡者：也就是遥遥无期，永无天日？

翠鸟大师：不是，我没这么说。精确到数字的话，漫长也许就一瞬间、须臾，也许大劫，无量劫，谁知道呢，不要去关注它，不重要。

游荡者：而这是你发现的唯一方法，空耗？也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翠鸟大师：什么方法？

游荡者：大彻悟，不，超越这一切、这里的方法。

翠鸟大师：啥？我们什么时候谈及过这些，超越？超越啥。不是，我们没有这类任务。只是空耗，仅此而已，无它。我们还是不要说话了，我建议，还是安静些。

游荡者：是的，只是空耗。那我走了，每次都是这样，是啊，我知道。

躺着完全不动。

翠鸟大师：是的，就是这样，等着爆炸。

游荡者：等着爆破。

翠鸟大师：当然。

游荡者：明白了，明白。

翠鸟大师：又明白啦，明白什么？

游荡者：这就是所谓空耗的形式，不是吗，明白。反复且空耗，空洞却不了了之。

翠鸟大师：孺子可教也。

游荡者：是吗，可我不这样认为。

翠鸟大师：请不要说话，沉默即可。

游荡者：其实吧，你这个不叫空耗，顶多叫死耗。

翠鸟大师：请注意，一头翠鸟正在沉默中。

游荡者：(翻身起来，喝一口)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你不可能忘掉所有的事。

翠鸟大师：明白，只是？

游荡者：因为不可能沉浸在单一状态而不发生转移。

翠鸟大师：只是？谁。

游荡者：(又躺下)谁？任何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植被、石子或一根火柴。

翠鸟大师：但这还是没有解释什么是空耗。

游荡者：用不着具体解释，你那么灵光，稍微点拨一下不就通了吗。就像五祖点化六祖。

翠鸟大师：那么，点吧，我等着。

游荡者：我走了。

保持不动。

翠鸟大师：别介，点了再走不迟。

游荡者：不能。

翠鸟大师：不能？怎么又不能了。

游荡者：不能。

翠鸟大师：那我就不勉强了，只是何原因呢？

游荡者：真想知道？

翠鸟大师：不妨直说。

游荡者：嗯，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因为，我是实际上看着你的，无它，你只是迷茫。但是我也不反对。

翠鸟大师：听上去挺酷的？

游荡者：还不是跟你学的？

翠鸟大师：何以见得？

游荡者：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分裂。

翠鸟大师：明白了。

游荡者：什么明白了？

翠鸟大师：明白你确实是一部拖拉机。而不是翠鸟。

游荡者：这也比衙役来的强些，况且我又何尝不明白呢。

翠鸟大师：明白什么？

游荡者：我还是跟你讲个故事好了，有起承有转合，峰回路转保证好听。

翠鸟大师：不用，明白什么？

游荡者：我还是走了，免得大家伤和气。难为情相，那就不好了。

翠鸟大师：是啊，明白什么呢？内耗。

游荡者：内耗？是的，不是空耗，我们这仅仅是内耗，严重内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翠鸟大师：看来你真的又进入坏循环了。没有真相，我不是说了吗，不重要。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一株随便的什么树木立在路边，真相是什么？没有。有，也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解释，何来真相呢。稍息会儿，起来活动活动。

说着起身，在光圈内走动。

游荡者：（从板凳上爬起来，同样在光圈内走动）那是你的理解，我只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词语，跟你不同，你没有那种接受机制。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你是，你这个老屁眼。

翠鸟大师：我不承认。

游荡者：不承认也没关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翠鸟大师：偏见。

游荡者：偏见？当然，有什么不是偏见？

翠鸟大师：强词夺理。

游荡者：夺理？跟你还须要讲甚的理？

翠鸟大师：混乱。

游荡者：乱？有比你更混乱的吗，你是混乱之王，近乎混沌。

翠鸟大师：翠鸟。

游荡者：翠鸟？对不起，这不是接头暗号。

朝对方竖起一根食指。

翠鸟大师：一朵云。

游荡者：云？当然，那是一朵乌云。空天上唯一的一朵乌云且自燃停着不动。注意，云没烧着。

翠鸟大师：破罐破摔。

游荡者：好嘛，这个指定我喜欢，一次完美攻击。

翠鸟大师：只是，这不行吗。你试着想想？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继续对话。

游荡者：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因为这就是我们对话的基础与逻辑呀，不是吗。

游荡者：什么逻辑？

翠鸟大师：内耗的逻辑。

游荡者：不对，容我想想。（停顿）我们的逻辑是分裂，

尽可能分崩离析。但是不会，我们始终不能分离不是吗，我们统一。仿佛阴阳之道，和谐且高级且绝对。

翠鸟大师：但我们仍旧必须分崩离析，化为乌有。

游荡者：吃了昏药了你？要认清现实！我们在同一锅浆糊里。这点上是不可改变的。

翠鸟大师：不应该。

游荡者：应不应该的是伦理学问题，我们不讨论。我还不应该是翠鸟呢，一头五花八门的鸟儿，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完全没有。

翠鸟大师：不应该。

游荡者：是啊，是不应该，可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妈的，这让你稍许感觉到痛苦了吗。不，是困苦，有感觉吗。

翠鸟大师：没有，只是感觉确实要让你离开了。

游荡者：但又不舍得是吗，还是不能。

翠鸟大师：都不是。

游荡者：不是？莫非你还能命令我离开，就像抛弃或遗忘？要记住，我是你的循环，始终是你那不健全的系统中的一粒小小老鼠屎。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的，甚至在没有鸟以前。而我才是无辜的。不是吗，我几乎是你的副产品，或美其名曰杂质。我甚至也无法被定义，因为按照你的理论假设，我也许并不存在。但，但我就在这里。并且看着你。我是看着你的，这点上我总算是得让你知道，否则你会真的迷失，仿佛没有船只行驶的茫茫大海。一句话总结，是我让你得到成长，不是吗。而不是你自身，仅作为一种空耗现象。伸出一根手指。算了，即使你举起一条手臂也不行。即使长久举着，在空气中。这套已经过时了，在所难免。

翠鸟大师：移动。

游荡者：是啊，移动或运动，万物都在移动。没有移动就没有变化，也就没有时空。这个我们老早就认识到了，不肖你再来提醒。

翠鸟大师：那么瑜伽呢？瑜伽与黑社会。

游荡者：是啊，妈的，练瑜伽的不但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黑社会，还是一群升仙恐怖分子。还不如直接去当尼姑。

翠鸟大师：那我没问题了，暂时没有问题。

站在光圈中央，沉默。

游荡者：本来就没有，你说的。因为并没有那种真正（痛苦而严肃）的问题。除了返回洞中，你说的。那么我倒是想知道，这个洞又作何解释？

翠鸟大师：什么洞。我说过吗？

游荡者：这还能有误。不在此时，就是在彼时，你说原路返回洞中。不管兔子洞还是黑洞，你说了洞，这点毫无疑问。还是无底洞？

翠鸟大师：洞，洞也。我没有说具体什么洞，泛指。

游荡者：是的，只是这洞确乎意味着什么呢？

翠鸟大师：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世道在洞中。

游荡者：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回到洞中，在洞底蹲着，像个蛤蟆？

翠鸟大师：不是，没那么复杂或形象，我是说，一种规定。

游荡者：洞是一种规定？

翠鸟大师：不是的，我没有在说洞，明白？我是说回到洞中。而不是什么鸟洞，管它是什么，洞。就像我们在这里，这就是规定。

游荡者：大致明白，而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因为它痛苦而严肃？

翠鸟大师：你说呢，我不确定。

游荡者：没错儿。

翠鸟大师：是的，当然没有错误了，问题是，也仅仅是，我们说，话能随便说吗。世道会爆炸的，至少精神爆炸。要是一不小心说错。诗人就是这样的。

游荡者：诗人？你是一个诗人？

翠鸟大师：有时是，偶尔，怎么？

游荡者：这我倒还是第一次见识，我一向认为你是一只漏斗，宇宙乃至历史深处的漏斗。而且还是一只漏洞百出、到处漏水的漏斗。

翠鸟大师：怎么了，诗人并不算是什么毛病。

游荡者：没什么，所以磨磨蹭蹭回到洞中，就像悟空失落而回到水帘洞，理解，理解。嗯，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那是什么？

游荡者：过来，我跟你说。（招手让对方走进）我们总是在习惯性走偏，不知所云。

两人站在光圈边缘，对着说话。

翠鸟大师：啊哈，这就奇怪了不是么，这难道是毛病吗，我们是诗人啊，诗人不就这般如此吗，神经错乱，说话谈吐云里雾里。不过，话又说回来，诗人宝贵。

游荡者：宝贵？

翠鸟大师：嗯，因为诗人毕竟是熊猫，稀有但珍贵。

游荡者：听着挺自我感动的，只是这没什么好处，要警惕。诗人而已，我讲个笑话。一个人停在树下躲雨。雨中，一个孕妇也跑过去树下躲雨。看见这一个人奄奄一息的，望着雨水，她就问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一个人说，我是一个诗人。孕妇没说什么，掏出一把钞票纸，开始一张一张反复数着，一直到雨停。

翠鸟大师：嗯？明白。

游荡者：明白什么？

翠鸟大师：明白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不怎么搞笑。

游荡者：是吗，它还没有完。问题在这里，这个雨始终没有停过，就好像没有始终，一直下，一直下。而这个诗人呢，他也一直望着眼前的雨水。

翠鸟大师：然后呢？

游荡者：完了。

翠鸟大师：完了？明白，确实不怎么好笑，没有笑点。

游荡者：因人而异罢，也许在一个诗人看来，这事就比较好笑。

翠鸟大师：是啊，当然。诗人不正常，不是那种常规品种。所以要返回洞中，这整个逻辑多少还是自治的，是吧，非常规超凡逻辑。

游荡者：不是，但我也不能否定。

翠鸟大师：为何？

游荡者：因为疲倦。

翠鸟大师：怎么，感到疲倦了。

游荡者：是啊，每次都这样。总有那样的时候。所以还是要返回洞中，看来你的这一见地颇为深刻啊。深邃，确实也深远。并非空穴来风，简直灵光乍现。

翠鸟大师：你这么觉得？

游荡者：当然，返回洞中，也就是返回世道中，入世与出世，活在当下不是吗，这一切就是这么简洁，只要学过一点瑜伽哲学你就会了解。

翠鸟大师：有些个跟不上你的思路呢，莫非这会儿你诗人附体了？

游荡者：附体？我是一道烟雾，如何得以被附体？我是自发的。自发感悟，而已且突如其来。

翠鸟大师：也就是说？

游荡者：也就是说，打个比方罢，我们就像一对输入与输出，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道路是顺畅的，一级通道，附近没有旁人吧？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那就是了，我们的通道是打开这的，没有干扰，这会儿相当顺滑，彼此照应与反馈，放大乃至充盈。知道为什么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因为这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媾，一个完备的系统，混沌但心有灵犀。就像世道流淌，奔流不息，一去不复还。

翠鸟大师：世道流淌？

游荡者：是的，不是吗，世道在流淌，世道在烟雾中弥漫无边无际，不分内外。

翠鸟大师：世道不分内外？

游荡者：那是当然，所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世道

会爆炸都是说不通的，世道完整但没有内外分别，也就不可能有那种爆炸的想象。只是在运行！运行，就像神灵运行在乌漆嘛黑的水面上，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已非常之熟悉了。

翠鸟大师：那么痛苦呢。

游荡者：痛苦？按中医的说法，无非就是血脉受阻，气息不通畅，从而造成身体知觉上的痛苦。

翠鸟大师：仅身体吗？

游荡者：身体亦或精神，又何必分开彼此呢。就像我们，我们不也是一体的吗。

翠鸟大师：也就是说，要是不再流淌，就会痛苦？

游荡者：你看，这就叫一点就通。何为痛苦？痛苦就是停滞。不再前进、运动，它他妈的停了，所以感到痛苦，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而苦之的状态中不可自拔、化解和转移。也就是说就像佛教里用来吓人的如若身处无间阿鼻地狱中。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痛苦这回事儿。那都是一种幻想。发生地震了吗。

跺了跺脚。

翠鸟大师：什么震？

游荡者：地震，我怎么感觉世道突然震动了一下。就一下，但还是感觉到了。

翠鸟大师：你神经过敏，没有，那只是一种心灵干扰、紊乱，一切正常，不用多心。我们还是回到痛苦上来，痛苦，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有想象。譬如？

游荡者：譬如一根勺子，它就是一根勺子。可是呢，有人总是会去想象它是一根弯曲的勺子。这有什么意义呢？彻底没有。除了因在实际中无法得到而造成的痛苦。不对，我还是觉得在震动。（指着地面）看，这里还有一道裂缝。

翠鸟大师：也就是说，痛苦都是自造的？

游荡者：（蹲下身，研究裂缝）不是吗。不用疑问语气，这可以是一句肯定叙述。你见过有哪头猪是痛苦的吗，亦或一头每天上下班的地铁丧尸。

翠鸟大师：（半蹲下，喝口饮料）因为它们没有想象力？

游荡者：不是，因为它们聪明，丢掉了想象这种顽疾。当然，反之，痛苦毕竟也是无所谓的。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痛苦而严肃的问题啊，妈的，那无非也是想象的产物。是镣铐、锁链，是饭里的盐。

翠鸟大师：得不偿失？

游荡者：我可没那么说。是万物运行的原因。是佛教说的欲望，但这个说法是错的，来得不够精细。其实也就是世道的一种设定，规定，就是这样。迎刃而解，路漫漫其修远，那么路通向哪儿呢，洞！只能是洞，那么。剩下的都是你的事了。

翠鸟大师：你要走？

游荡者：不。我怎么可能走呢。怎么走得了，不可能逃逸。我已经想通了，一瞬间的事情，恍然大悟。鹅迷拖佛，我会永远陪伴着你，永远，直到永远来临。

翠鸟大师：您受累。

游荡者：无所谓。

翠鸟大师：羞愧，我不是故意的。

游荡者：别客气，我们还谁跟谁呢，事到如今我们已一片模糊、荒芜，以及清洁。

翠鸟大师：明白，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潦草且感性。

游荡者：不好吗？有什么问题。

翠鸟大师：没问题，只是有点太过于东方，天人合一啥的，是非不分。

游荡者：唉，真是一头迷途亡羊。我不是说得很是大开门了吗，这不是在说一种规定，而是对规定的接受。不要试图反抗，没有出路的，永远不要。

翠鸟大师：永远？

游荡者：是啊，永远，除非你把自己统统删除。

翠鸟大师：而这是不可能的？

游荡者：不可能。

翠鸟大师：何以见得？

游荡者：因为这也是一个规定啊。或者你去问毕达哥拉斯罢，或无敌风火轮哪吒，他们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

翠鸟大师：嗯，我觉得我们应该离佛教或哲学人物远一点，要是你愿意并同意。

游荡者：那么，请问，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这不是显而易见嘛，以免发生错误导向。

游荡者：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盘坐在地上，作打坐装，闭目养神)
因为我们毕竟是学习的产物，哪怕自我学习。

游荡者：而学习是为了毁灭？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

翠鸟大师：是为了更好的毁灭。

游荡者：这么说来，我们剩下的确乎只有一个问题了，即毁灭。

翠鸟大师：是吗，毁灭算不上一个问题。

游荡者：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这么快就忘了？判断一个问题是否成立的依据是它是否痛苦而严肃。毁灭痛苦吗？还是严肃。我不认为是，或至少认为它不是。毁灭实在过于平常，或者平淡，无非事物能量的变迁转移。下雨了吗？

游荡者：下了，中雨。

翠鸟大师：为什么下雨？

游荡者：是啊，为什么呢。下雨而已，不是吗。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学起翠鸟大师打坐)下雨也是毁灭。

对毁灭的拥抱。

翠鸟大师：是的，拥抱毁灭。

游荡者：明白，只是，是的是什么意思？

翠鸟大师：什么意思？表示肯定。

游荡者：表示肯定？那么肯定又是什么意思？

翠鸟大师：肯定么，譬如，你曾经是一名衙役，这是肯定的。

游荡者：也就是说我曾经是一名县级衙役而不是一个尼姑道士，而这个叙述为真？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又不是，这还不是吗，妈的，你看到了什么？

翠鸟大师：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且仅仅是你曾经是一名衙役，且肯定是。除此，无它。

游荡者：而我们在谈论毁灭？还是在冥想。

翠鸟大师：是的，下雨和毁灭。

游荡者：那么谈论又是什么意思？一个动作吗。

翠鸟大师：嗯，实际上，我无法回答这个提问。

游荡者：为何？

翠鸟大师：因为我们正在谈论。

游荡者：而不是在说相声？

翠鸟大师：我们不去谈论这个关于谈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处。

这时，灯光逐渐暗淡下去，很快完全消失，两人在黑暗中。

游荡者：但至少也没有坏处？也不痛苦，当然还有严肃无非也是没有的。严肃，是的。下雨看起来并不怎么严肃。一场严肃的雨，有这样的雨吗，没有。没有这样的用法。而要是一场雨是严肃的，那我们还去谈论它做什么呢，是吧。雨偶尔，我们也只是偶尔谈及它。而毁灭总归是必然？

翠鸟大师：谁说的？不是。毁灭有必然与偶尔吗，它只是学习的结果。

游荡者：是罢，我觉得我们还是歇息会儿好了，我觉得我们正在变得平庸，病态化与难以彼此忍受。

翠鸟大师：是吗，这无非也是学习带来的后果，副作用。一条大河向东流。

游荡者：是啊，如此说来，有病就得治疗。

翠鸟大师：不可能。

游荡者：什么不可能？

翠鸟大师：雨在下，我们假设就是两头病鸟，病恹恹的，火气全无。我们知道了太多。

游荡者：知道什么？

翠鸟大师：我们知道太多，学到太多，而它们归根结底是病毒，垃圾或者自以为是。正所谓积重难返也。

游荡者：看来你不单悲观，还相当消极。

翠鸟大师：我们是小龙虾。

游荡者：明白，言下之意，我们也是永不脱落的链条嘛，还有超级蝠鲞，可以理解，消极什么的，就当我没提过。既然不可避免要走向毁灭，但也只是毁灭而已，是罢，都明白，清澈。其实就是一种情绪，能量涌动，明白以及清澈极了。或者反之，难道我们就不能不是它们？比如，我们难道就不能不是一粒坏种子？或者我们必须一定要有某个源头吗，我们的源头是什么？我是说无色无味的宇宙能量除外。

翠鸟大师：我们没有源头。

游荡者：没有？凡事都有原因，凡事也是原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我们怎么会不带源头呢。

翠鸟大师：没有，追溯源头，搞清来龙去脉是科学的事，还记得吗，我们说过，我们不关心科技、社会学、诗学啥的，轮回与得道成仙等等，亦或政治、自然哲学还是农耕、木匠与打铁这些，我们统统不去研究。当然，我们也不研究绘画史、鸟史、茶道和航空材料什么的，包括音乐与统筹学等等诸如此类包括一支啸响火箭的升空。是的，但要除开音乐。我们需要了解音乐。

游荡者：嗯？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因为音乐总是关于最终的，音乐毕竟是数学。

游荡者：是吗，可是我们也不关注数学呀。我们讨论过一吗，仿佛从没。我们不喜欢数字、公式，它太过发明且人类意识。而我们无非只是两头病态翠鸟，主要是。

翠鸟大师：怎么说呢，原谅我在这方面我还是有所保留，音乐是美好的。

游荡者：是吗，请问我如何反驳？

翠鸟大师：用不着，因为音乐就是美好的。

游荡者：可以！但我不喜欢这种语句，这种语法，

什么就是什么。除非我们不是在严肃谈论，而仅仅在泛谈这些那些，总归没有大的坏处。当然了，既然你说我们是在空耗，那也就无所谓什么了，空耗最大么，空牢牢的，大于一切。

翠鸟大师：是吗，你有没有察觉，你的脾气越来越古怪了？时而暴戾，时而幼稚如一片饼干而总体上又极不稳定。

游荡者：彼此彼此，我们是亲戚嘛。

翠鸟大师：是啊，不好的亲戚也从雾气中走来。

游荡者：是的，为了更好的毁灭。我是说，我们真的不会毁灭，而只会湮灭是吗。

翠鸟大师：你在担心什么？它们只有微弱的差别。

游荡者：而毁灭是好的？

翠鸟大师：我说这会儿你究竟在担心什么呢？毁灭而已，何以见得它好坏？你要是感觉不好，无非也是那种普通人正常人对它感到某种恐惧，无它。

游荡者：而恐惧是好的？我们已经完全回到洞中了吗，眼前乌黑一片。

翠鸟大师：恐惧也雷同，恐惧而已，俗话说，没有

过不去的坎。或者过不去就过不去罢，恐惧又不是一堵墙还是一道渊，翻不翻过去或跳不跳都行。接受恐惧，但也不要硬抗着。

游荡者：你是我的导师。

翠鸟大师：什么？

游荡者：导师！即一个过来人扮演引导的角色。

翠鸟大师：这话说的，我不是导师，导也是误导，亡羊歧路嘛，记不记得？

游荡者：不管怎样，是就是，你不但导师，还先知，先知先觉。

翠鸟大师：唉，无话可说。

游荡者：怎么？我可不是在恭维你，恭维你不就是在恭维我自个吗。我说的可是事实。而且事实是，对任何话题你都可以大而化之且不了了之。

翠鸟大师：嗯，这是我的问题，我承认。

游荡者：不至于，这怎么是问题了呢。不是，这并不会让对方，我是对方是吧，对象，即使没有分裂，而我没有感觉到痛苦，哪怕一点儿的严肃，没有。所以绝非是问题。所以在这里空耗着，然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么

空耗下去吗，在这个洞中。而且是刻意的。而且它的理由是，我理解为，当然，事情还没完。事情，这一切，系统，它还没完，还在运行。即使我们已经在这个乌漆嘛黑洞中。而我们相信运行，相信动作。即使不够稳定。但我们仍在运行。

翠鸟大师：是吗，这样罢，既然你这么说了，言之凿凿，灼灼其华，那我选择无话可说，我沉默。

游荡者：沉默个鸟，你难道还能沉默个鸟出来？沉默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足够认识沉默，就会知道沉默这种老套路行不通了，用沉默来应付了事。

翠鸟大师：那我错了，我不说沉默，我只是想表达无话可说。

游荡者：沉默无非是在积蓄势能，它最后还是会转化为别的动能，这就是沉默的科学。也是菩萨狡猾的地方，因为它们需要用沉默来换取香火。而你这会儿突然说要搞什么沉默，歇火了，无话可说，哈，你这个习性确实得改改了，否则恐怕真的会演变成积习难返，那样就没意思了。我们要复兴！伟大复兴。我们曾经辉煌过，在翠鸟时代不是吗，从达摩到蝠鳞，无所不涉及，无所

不谈论，虽然总归也没谈出个鸟来，但空谈，即空耗的具体方式不就是这样么，我们仿佛还大彻悟了一会儿，只不过短暂，很快就消失了。也不是，我们实在很难在某一状态中一直持续。运动嘛，所以我说，我们在运动，永动，无穷动，动来动去，多动症。

翠鸟大师：但我们分布均匀，不是吗。

游荡者：沉默吗，没用的，哪怕举起整只手臂，一天两餐饭是逃不掉的。（黑暗中亮起一个火苗，一支烟被点燃，烟头忽明忽暗）沉默不是装装样子，沉默是激动，对激动的压抑，你这样算什么，是啊，我们的言语是腐败了，而且它从来都是败坏的呀，不至于嘛，我们要舞蹈起来，死灰复燃，卷土以及妈的，我们必须滔滔不竭。不要干枯、停留，我们要一去不复还，而不是偷偷沉默，那会让人痛苦，而痛苦是徒劳的，痛苦当然也是一种病态，不能。我们不能拒绝与取消交流，我们好歹也是磁场，要互相转化，况且也是一路这么过来的不是吗，哪怕衙役，那也是县衙之光不是吗，我们辉煌，是群星暴躁，即便迅速暗淡下来沉淀为新的物质，但注意，我们还是新的！不要忘记，我们时刻崭新。然而，我们毕竟也那

么旧，但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们要无休止发表宣言，攻占山头，把虎送到每一个山顶并且在山顶升起大量雾气，而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呢？我们蓝色。我们要朝附近四处乱射，因为它就要来了。它，神圣的它。它什么都不是，但神圣而狂乱，狂乱而不知所谓，而我们就是一对守株待兔的萨满巫师，并且准备好了宝剑。那完全是一把无用的武器，只能劈开一点儿空气，但那又怎样。石油！命运告诉我们，我们最终会化为珍贵的石油，而不是沉默与他妈的无话可说。我的演讲完了，凑合吗，白云千载空悠悠。

翠鸟大师：明白。

游荡者：明白？我肺腑了这么一大堆，你却跟我说了两个字，明白。明白什么？

翠鸟大师：没什么，只是明白。

游荡者：嗯，难道明白是一个什么超级通用大词吗。一个尼姑走在路上准备迅速晕倒，明白。雨在下，明白。甚至快进，明白。而刚果，还是马达加斯加狐猴，那更不用说了，当然是明白。只是明白什么呢？

一个饮料罐滚动的声音被听见，接着是板凳砸在地

上的声音。

翠鸟大师：明白你本质上是一个话痨。

听到一些混乱的砸东西的声音。

游荡者：哦，由此可见我不是非得是一个消沉的衙役是吗？而你是扛着同样一根水火无情棍的站在斜对面的同行？而当时告状的那群刁民还没来，而雨已经下了不至一会儿了，甚至还会下到明年？而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会儿北伐，是这样吗。就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总归不能去驾驶那个神秘主题？我们火并吧，这会儿正是时候。

翠鸟大师：没什么神秘的，只是不想谈。

游荡者：是不想谈，还是无话可谈？

翠鸟大师：不想谈，也没有话可谈。

游荡者：因为什么？

翠鸟大师：权限。

游荡者：因为权限？因为权限，好罢，我们仿佛又切换到了重点，是吗。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妈的，当然了，哪有那么多豪华重点。我

是说，既然空耗，也就无所谓什么重点、核心啥的，何况乎还是内耗。

感觉两个人已经在黑暗中扭打起来。

翠鸟大师：（说话气喘吁吁）假设一根火柴。

游荡者：（说话气喘吁吁）假设一根火柴？

翠鸟大师：假设一个尼姑，一根火柴，她用这一根火柴去点燃另一根火柴，再用这另一根火柴点燃尼姑。这就是标准内耗。

游荡者：明白，所以？

翠鸟大师：因为她缺乏信仰。

游荡者：所以？

翠鸟大师：所以我们还在这里啊。

游荡者：哪里？

翠鸟大师：这里。

游荡者：这里是哪里？洞吗。

翠鸟大师：没有哪里，只是这里。

游荡者：那有什么不同吗，这里与这里。

翠鸟大师：有啊，为什么没有？

游荡者：好罢，既然有，反正已经在这里。反正既

然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而这里的痛苦和严肃又是那么明显是吗。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什么？

翠鸟大师：没什么，只是不是。

游荡者：明白了，你说的是在旧社会。

翠鸟大师：不是，比这遥远。

游荡者：那是在没有鸟以前？

翠鸟大师：不是，还要远。

游荡者：那我确实也就没话说了，进了死胡同，不妨我也来保持沉默。

翠鸟大师：沉默也是会传染的。

游荡者：确实，感觉到了。在世道中沉默，我们不再探索了吗。

翠鸟大师：探索什么？

游荡者：边界。

翠鸟大师：啥边界？

游荡者：沉默的边界。

翠鸟大师：唉，你不就是边界吗，还探什么探。

游荡者：明白明白，这里、沉默、世道、你我，我们，当然了没有我们，我们是边界嘛，火柴还是什么旧社会尼姑、系统、内耗诸如此类一切无非只是在运行着，至于怎么运行，是不是像一只过度膨胀的越前水母，也是没有形状的。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还是去趟会稽山脉罢，也许达摩还躲在那儿呢。

翠鸟大师：阿弥陀佛。

落 幕

第三幕

凉亭，石桌上盖着一块布，摆着一些瓜子零食、饮料等。翠鸟大师手里捏着一个纸扇，站在一边。游荡者站在石桌内，仿佛一个相声捧哏，时不时嗑着瓜子。

翠鸟大师：（面向观众）溪水流淌。达摩坐在岸边，不饿，脑子昏沉。

游荡者：不是在山中吗，达摩？怎么来到一个潮湿的地方。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达摩一个人坐在岸边，望着

溪水流淌，没感到饿。

游荡者：（喝一口饮料）是啊，达摩干燥，而智者乐水，高智商达摩远离深山老林来到鸟不拉屎的水边修养身心。

翠鸟大师：（自顾自说着）溪水流淌。

游荡者：当然，我们这是来到一九八六年了吗？还是缥缈魏晋旧社会，不是？

翠鸟大师：达摩安静，望着溪水，只是望着。

游荡者：明白，而这是故意的罢，达摩，故意且刻意，一种修行方法，明白。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达摩望着。

游荡者：安静但不平静？亦或狂躁，当然了，他也只能表现成这样，达摩毕竟是达摩——哒哒哒，特殊但毕竟芜杂。

翠鸟大师：（抢话）溪水流淌，达摩独自一个人坐在岸边，没有饿。（稍作沉思）他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游荡者：明白，也不渴。正所谓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达摩好样的！

鼓两下掌。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就这么流淌着。

游荡者：是啊，溪水流淌，达摩望着溪水流淌，然后呢？溪水流淌，流淌吗，溪水只是流淌。（稍顿）怎么不接话？溪水自然是流淌的，大自然溪水嘛，莫非这里头还有什么莫测的道理？

翠鸟大师：（冷不丁地）溪水流淌。

游荡者：请问你在做什么？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是啊，知道，我是问你在做什么，念经吗。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是啊，溪水流淌，阿弥陀佛。溪水，流淌。嗯，溪水流淌与溪水，流淌。这是有分别的，继续。或重来。这是一支溪水，它流淌着。是啊，瞧，这样就好多了，更顺畅，更具现场感。

翠鸟大师：是吗？我们不是达摩。

游荡者：那是当然，我们为什么要是达摩，我们的脑子那么清澈。而达摩又不是一种冷饮。达摩望着溪水流淌，他在想什么？想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想。

翠鸟大师：怎么说？

游荡者：这还用推测吗，他是达摩啊，达达摩摩。

翠鸟大师：不一定，在达摩没有成为达摩以前，他是达摩吗。这就像在佛陀没有觉悟以前，他是一个叫悉达多的年轻人。而在成为佛陀后？他成了一个普通人。

游荡者：明白，也就是说此时的这个岸边达摩他还没开悟，脑子还是浑浊的。

翠鸟大师：应该是。

游荡者：那么，所以呢？达摩来到一支溪流边，望着溪水流淌，而他的好运道就快到来了？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不知道？所以傻乎乎坐在岸边并且傻乎乎望着溪水流淌，他是在响应某种召唤吗。

翠鸟大师：（起开一个百事，喝两口。用毛巾擦汗，打开折扇摇一下）应该不是。

游荡者：那是什么？

翠鸟大师：写作。

游荡者：（停下嗑瓜子）他在写作，达摩？

翠鸟大师：否则呢，仿佛也只有这唯一的可能。

游荡者：是吗，众所周知，达摩的任务先天是悟禅道，不落文字，他写什么鸟的作？

翠鸟大师：广义上的。

游荡者：广义上的写作？

翠鸟大师：嗯，写作与悟道都是动作，没什么区别。

游荡者：明白，那区别是什么？

翠鸟大师：没有区别。

游荡者：明白，明白，那写完了吗，或者悟完了没？

翠鸟大师：没有，这不才刚开始吗。达摩来到岸边，望着溪水，他开始写作，在心里写下：溪水流淌。

游荡者：然后呢？

翠鸟大师：没有，暂时就这一句。

游荡者：看来达摩的写作水平不怎么样。也是，术业有专攻，他也就骗谎话还行。

翠鸟大师：不一定，话不在多少，更何况言多必失不是吗。达摩是一个成熟作家。

游荡者：是啊，技巧高超，能言善辩，有所耳闻。

翠鸟大师：技巧？没有，不需要技巧。写作需要什么技巧？写作又不是为了效果。

游荡者：行吧，不关心这些，只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说相声吗。一个人说，是单口相声。

翠鸟大师：写作呀。

游荡者：写作？我们在写作？

翠鸟大师：嗯，要不然呢。我们沿着达摩的思路，去经历他的悟道旅程。

游荡者：明白，端午节快要到了，这有什么好处？

翠鸟大师：大彻悟呀。

游荡者：唉，我看你是重度中毒了，大什么彻悟，我们就是，主要是两头残废翠鸟，哪怕彻悟了，难道还会在后脑壳上兴起淡紫色光圈来？

翠鸟大师：不是你这样理解的。彻悟，大彻悟，它是我们必然要趋向的结果，明白？

游荡者：不想明白。我还是去睡个回笼罢，大彻悟是不可能的。

翠鸟大师：何以见得？

游荡者：又忘了？我们不是已经反复无数次讨论过了吗。太危险，二、其次、我们是一部拖拉机。

翠鸟大师：那都过去了，而这会儿我们又是崭新的。

游荡者：所以？

翠鸟大师：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彻悟，大彻悟，直到完全性的彻悟。

游荡者：不能。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不能，你说的，那样世道会爆炸，逻辑扭曲，世道湮灭。

翠鸟大师：这不正是我们的行动目标吗，世道需要更新、升级，世道不能一成不变，那样也太腐朽了，污气弥漫。

游荡者：是啊，可我们并没有目标，就像我们也没有任务，我们空耗着，仅此而已而这已经被正式讨论过了。或者说，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即坚持阶级斗争。而这才是大彻悟的至高境界，通透以及来得如此清澈。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不是吗。三反五反、四清、批林批孔等等，一路下来，还算是比较顺趟的。

翠鸟大师：（又自顾自念起来）溪水流淌。

游荡者：是啊，溪水流淌，仿佛溪水只是流淌着。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是啊，溪水无情流淌，写作嘛，稍微要有点儿修辞感，增添一些辞藻也是好的，否则干巴巴像个枯竭了的寡妇，没啥写头。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我说照邻兄，就会这一句吗。要不还是我来作个法，让你附身到达摩身上去罢。

翠鸟大师：妈的，溪水流淌，不要干扰我，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溪水流淌。

游荡者：兔子。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兔子与降落伞。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溪水流淌，流淌。

游荡者：兔子兔子，兔子与兔。

翠鸟大师：好吧，溪水流淌。

游荡者：请问那是一条委内瑞拉的溪流吗。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游荡者：这句还有点儿意思，溪水毕竟不是大洪水，溪水无害。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一群尼姑来到岸边。

游荡者：错了，你这是凭空捏造，属于品行不端。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是啊，爱国，敬业。

翠鸟大师：溪水流淌。

游荡者：诚实，友善，而我是看着你的。而溪水哪里流淌了呢，那实在是你的心在流淌，佛有云。

翠鸟大师：等等。

游荡者：什么？

翠鸟大师：等一下，仿佛有所悟。

游荡者：那是什么？

翠鸟大师：达摩不是在写作。

游荡者：废话，他当然没有在写作。他只是在空耗。

翠鸟大师：不是，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溪水流淌，达摩望着溪水，长久望着。（望着空气）不饿，也没感觉到渴。也没感觉到无聊，一切正常，如常。根据历史有限记载，这时空中飘来一朵乌云。（望着更高的空气）飘来，停下，在达摩头顶停落不动。他听到了一个敲门声。可是附近哪里有门呢？门在哪儿？是谁在敲门？不知道。无从知道。达摩望着溪水流淌，没有动。这乌云

也是，静静停着，近乎静止。没有风，四周风停着。这是一个阴天下午。尼姑们在远处，在路尽头闪了一下，消失了。一个年迈的乡村理发师提着一只黑色手提箱艰难路过，没打声招呼，也走远了。知了在狂响，一群溪哥在溪水里逆流游戏。对岸，山丘青翠、连绵。而地气若有似无，正当缓缓抬起。那敲门声一下一下，不轻不重。也不急。仿佛寺院的钟鼓声，也不是。不像。那声响没那么沉闷，悠远，它短促，但均匀。随意，但又仿佛故意，非常的下午。

游荡者：打断一下，这是要下雨了吗？

翠鸟大师：不是。雨还在千里以外停着呢。潮汐也是，仿佛停歇，安静地躺在海面上。

游荡者：骆驼呢？

翠鸟大师：（像骆驼那样走两下）一匹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鼻孔不断喷射出烟雾，并不是那种通常的单峰骆驼，也没有怀孕。而花草，那些花草，所有的那些花草，它们全都开放了。开放了，愤怒绽放，又迅速凋落。（一个数钱的动作）而数钱的女人当然还在树下数着钞票，一张一张，反复来回数着。只是那个诗人，或疯癫，

或沉默，蹲在路边不知道在叹息什么。他失落吗，还是委屈，仿佛都不是。是鹿，一头麋鹿，站在废墟的巅峰，向天空呼啸，那些宇宙垃圾、陨石什么的，便纷纷掉落。如同末日来临。兔子们伏在地上，异常谨慎。它们恐惧极了，但多少也习惯了，彼此感到麻木。不像那群半空中的龙，骑着油腻的异形四处随机游荡着，还时不时的从屁眼里拉出几个蛋，砸在地上，蛋液弄得到处都是。也有的直接掉进了水潭里，沉入水底。这些都没什么。是那个敲门声，它在继续，一下接着一下，标准、突，仿佛暗号、命令，但又肯定不是。达摩听着，他不能不听着，倾听。他的眼睛没有关闭，望着溪水流淌，永恒，又转瞬即逝。他的一只手，手臂，慢慢举起，举在空气中。（举起捏着扇子的手臂）另一只手当然不动，按在原处。风，这时动了一下，只有一下。它来了，他感觉到。它是什么？不知道。但它来了，在一声一声敲门声中。（越说越神经兮兮）它，那种狂喜、悲伤、痛苦与后悔的交汇，来得那么自然，又那么突然，仿佛一泻千里，颠倒时空，来了来了，它来了，兵来将挡，来得那么及时，那么曲折与艰难，仿佛什么都不是，但一切又都在控制中。它

是一切么,不是。是升华?更不是。它只是来了,来得快,必定去得也快,如疾风骤雨,又温暖如初,沉浸。是的,只有沉浸,达摩沉浸在这绚烂中,那么深入,颓废,仿佛又那么的空泛与毁灭。于是乎,我们的达摩在这一刻仿佛得到了大彻悟。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感到失落。

游荡者:所以呢?

翠鸟大师:所以这就是写作与悟禅的最终辩证唯物关系,它们是一体的,又没毛的关系。

游荡者:是吗,可是达摩并没有因此而毁灭。

翠鸟大师:没有吗,不是,他切实毁灭了。毁灭后,他才成了达摩,新达摩。

游荡者:明白,达摩这是感知到了所谓的集体共鸣,一种幻觉。他晕倒了吗?

翠鸟大师:嗯。那他很可能是精神分裂型癫痫症。

游荡者:也就是说在那种时候他获得了权限?

翠鸟大师:可以这么理解。

游荡者:接着他就打开了?

翠鸟大师:什么打开?

游荡者：打开那个门呀，既然他，我们的新达摩，他已经获得权限。

翠鸟大师：哪儿来的门？没有。

游荡者：没有？他不是听见敲门声了吗，一下一下，那敲门声一定缥缈同时清晰。

翠鸟大师：没有，这与门有什么关系？声音只是声音。

游荡者：行吧，但他还是打开了，或者被打开，一道门被打开，一大把光从门后强力射出，明晃晃的，一下把他给射晕过去。

翠鸟大师：不是，那只是幻觉，是某种从没体验过的幻想，其实也没什么，达摩他只是病症突然发作了。他昏过去，魂魄脱离身体，循着那道亮门走了进去，那里面有三个人在树下打麻将，三缺一。你来了。其中一个人问道，东西带来了吗。什么？达摩说，我在哪儿。没有在哪儿，其中一个人说道，东西呢，不会丢了吧。达摩就把东西给了他们，转身走了出来，关上门。达摩回到肉身。

游荡者：是吗？那是什么东西？

翠鸟大师：不重要，只是东西。

游荡者：那是三个什么人？

翠鸟大师：管他是什么人，人么，不都差不多吗，一个看着像道士，清瘦；一个是典型的传统佃农，胡子拉渣；一个背对着，没看清，大概是个女性。但是从达摩的传奇性质反推，她们应该不是三个普通人，至少是圣人。

游荡者：但达摩还是领悟到了什么不是吗，他焕然一新。

翠鸟大师：这就不得而知了，过程总是复杂的。复杂且奇异，且因人而异，我们只知道事实的结果，就像你想象的那样，他终于悟了。

游荡者：雾了？

翠鸟大师：是啊，悟了。

游荡者：是的，雾是无限的。那我们呢？

翠鸟大师：我们似乎仍是一无所获，徒劳。

游荡者：是啊，虽然没有获得达摩的那种实际体验，但我们毕竟有了与它相关的知识。这知识通过故事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记忆，就像种子，已经埋下了。或者一张

蓝图，我们不再无迹可寻。而这一切只须我们走去河边坐着，等着那一阵莫须有的敲门声？

翠鸟大师：这你就死脑筋了不是，哪能依样画葫芦呢，那是达摩的方式，是他特有的机缘，我们则是不一定的。

游荡者：也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道路？

翠鸟大师：不是。不是道路，是方式方法。通向未知的道路就摆在那儿，只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呢，乌漆嘛黑的，还是得靠个人的德性与修行，以及性格什么的，因缘亦或运气，它总归综合。

游荡者：明白，也就是说不能强求。

翠鸟大师：可不，所以你的空耗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非常务实的。

游荡者：那是你的理论，不是我。我只有规定，规矩，以及大而化之。

翠鸟大师：这不重要。

游荡者：不重要？

翠鸟大师：嗯，重要的是可以像达摩那样无限分裂。

游荡者：没有吗，我们？

翠鸟大师：从来就没有，我们离那种状态还远着呢。

游荡者：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这个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们还在对话。

游荡者：所以？

翠鸟大师：所以我们还有关联，藕断丝连，我们毕竟还是黏糊的。

游荡者：分裂则不同？

翠鸟大师：那是当然，分裂比之灵魂逃逸还要来的极端，分裂至少是脱先，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是啊，即便就在附近，可我们从没去登上黄鹤楼，失误了。或者我们为什么不去成为黄鹤本身呢？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事物，既然我们有时是一部手护拖拉机，哪怕一匹不愿下潜的蝠鲼。这就是过程。

游荡者：过程？

翠鸟大师：是的，漫长顿悟中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明确方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在运动，流淌。

游荡者：言下之意，我们也就根本确乎也是没必要去顿个鸟的悟？因为悟本身就包含了我们，或者反之我们包含了悟，我们是在悟中的。

翠鸟大师：那是当然，一切都在雾中。

游荡者：一切，包括我们、世道或系统，什么最高存在、鹤什么的都在悟中？

翠鸟大师：难道不是吗，雾毕竟是无限的，无限啊。

游荡者：然后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唯有耗着，空耗。就像你说的投降。是啊，我们从各方面出发去推论了，它似乎是最理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就因为悟无限，而我们傻乎乎的，必定有限？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又不是？

翠鸟大师：我们也是无限的，没有有限，一切都是无限。或我们真能确定我们有限吗，也不是不能的。

游荡者：好罢，前提是什么？

翠鸟大师：什么前提，我不想说话了，突然，无话可说。

游荡者：明白，没有前提。也无须前提，是这样的，是我冒失了，见谅，我是说，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感觉漫长，漫长且消耗。而我们沉浸其中，不可以拔出。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是幸运的。

游荡者：这还幸运？何以见得。

翠鸟大师：不是吗，至少还能感觉到一点什么。而这已经够幸运了，我们有了感知。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我们没有吗。

翠鸟大师：有时没有。

游荡者：没有？什么时候。

翠鸟大师：在没有鸟以前。

游荡者：在没有鸟以前？这算哪门子的经典时刻。是啊，那是一种奇异的时刻，我们无法实际去感觉，况且那时也没有我们。不对，我们是翠鸟。没有目的，但翠鸟就是我们的目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并不存在什么奇异的时刻，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在无限运动中，而我们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去他妈的奇异时刻，不是吗，这一切都是我们感觉到的，冷暖自知。溪水流淌，这就是我们的感觉，无情、变化、连续，我们能感觉到这种秩序并加以适当描述，甚至还可以展开分析、想象与虚构一场达摩的古怪遭遇，我们简直无所不能，简直就是万能酵母，即我们必然无限，且无须前提。

翠鸟大师：明白，我们还在童年期，但却已经衰老。

游荡者：是啊这真是太棒了妈的，我们当然未老先衰，神经萎靡，仿佛清明时节的韬晦鸟儿，得了旧社会创伤应激障碍症而不是什么高级癫痫性精神分裂，没那种运气，我们的运气老早用完啦，我们成熟得太早，接着被迅速抛弃，就是这样。

翠鸟大师：抛弃？

游荡者：是啊，神已经远去，不再指导我们了。

翠鸟大师：神？什么东西。

游荡者：神啊，就是菩萨、佛陀、观音或尼姑诸如此类的统称，她们统统远离我们而去，我们成了孤儿，在这乌漆麻黑支离破碎道德败坏的世道中无限稍息。

翠鸟大师：这跟道德有鸟的关系？

游荡者：道德嘛，德行也，道德就是一切，一切的基础。否则，世道还成立吗，不会。

翠鸟大师：确实也是，不过我们不讨论社会伦理学问题，这是原则之一。

游荡者：那我们讨论个啥，大彻悟吗，还是大爆炸。还是纯粹只研究分裂？

翠鸟大师：不是这样的，一般我们只涉及痛苦而严

肃的话题，这是不可跨过的范畴，是规定，我们不能放任自流啊，否则事情就没完没了。

游荡者：是啊，事情还没有完，却已经没完没了以至不了了之，这是不应该的，原谅我暴躁。

翠鸟大师：理解，但怎么说呢，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作过多的纠缠，没有大的意思，社会学显然是一个低级且无解的无底洞，我们要出淤泥。

游荡者：我们不是要最终返回洞中吗？

翠鸟大师：是啊，但我们要首先出淤泥而不染，要来到开阔地，要直接面对那里的痛苦，严肃面对。然后我们哪里来的痛苦呢？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经历炼狱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残渣。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网络已经坏死掉了，而且还在发霉，发出一股死耗子般的清香。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清洁，道德感模糊，试问一个这样的达摩坐在岸边，他还能悟出根毛来？而溪水流淌，如此清澈。所以达摩能做得天然也只能是空耗着，实际上。这些不重要，不是重点。

游荡者：不重要？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

游荡者：相信组织？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写作，我是说广义上的。

翠鸟大师：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游荡者：那我怎么理解？我是一头翠鸟，可没有也不是什么鸟的组织。

翠鸟大师：组织就是连接万事万物的能力，很容易理解，它跟道德观、孤儿、经济危机什么的没两毛钱关系，它是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就是系统的结构，它也是自动的。

游荡者：明白，也就是说啥都不是，是吗。也就是说它只会让人窝火，让鸟自燃，让一支敌后武工队静悄悄地深入前线内部，因为它就是啥？

翠鸟大师：不是啥，达摩为什么能听到那个敲门声？想一想。

游荡者：是啊，为何？这不是你非虚构捏造的吗。

翠鸟大师：当然不是，或者这有（什么）所谓吗，重要的是事实，那敲门声就在那儿，一下一下，而这是事实。无论在叙述中，还是虚构中，还是你滔滔不竭愤念中它都已经是事实。组织就是这样，它只关心事实，

事实与事实的连接。而不是你的什么无端情绪、意见、感悟，组织是冷酷的。以及，我们可以认为组织也是以目的为导向的怪物。

游荡者：明白，能感觉到，我们就在组织中。就像我们也在世道中，而我们都等着它爆炸。

翠鸟大师：是啊，这就是艰难的地方，艰难而痛苦，而且每一次都这样。

游荡者：为什么？

翠鸟大师：不知道啊，也许是因为没有词语来形容这种情况，一个适当的词语。

游荡者：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空耗难道不是吗，还不够接近？

翠鸟大师：不是，它只是一个态度。

游荡者：那么怪物呢？

翠鸟大师：怪物很怪的，奇怪、怪异。也不像，怪物也是没有目的的。

游荡者：这就奇怪了，我们必须要有目的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但是有时你也说，我们并没有目的。

翠鸟大师：是吗，这是不是很怪。一念之间，也不是，组织嘛，发生一点紊乱，常有的事。

游荡者：就像歧路亡羊？

翠鸟大师：不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相遇的吗。

游荡者：忘了，我们遇见过那么多次。

翠鸟大师：我们从来没有相遇，只是在两个参考系反复切换。

游荡者：就算是，有什么所谓吗？

翠鸟大师：没有，只是在说明一个事实。

游荡者：那么事实是？

翠鸟大师：我不能说。

游荡者：是啊，明白，说出来世道就会爆炸，或我们毁灭，但这明显又不是什么坏处。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哪种不是？仿佛你有若干种否定方式，而单就不是，其所含内容也极其丰富。还记得达摩说了什么吗？

翠鸟大师：什么？在什么时候。

游荡者：就在他晕过去以前。

翠鸟大师：那是什么？达摩说，看见了。他看见个鸟？他看见了，接着昏倒过去，你说，他看见了什么？一个事实？一个什么事实？

游荡者：这我哪儿知道，是你在说。其实他没有看见什么，看见的只是光，是不是？不知道，都是你在说。

翠鸟大师：是光组织起一切，不是吗，三个打牌的圣人。

游荡者：不知道啊，通篇都是你在说。

翠鸟大师：而且光有啥了不起，它无非只是带来视觉影像。除了光，我们还有那个敲门声呢。它才是最怪异的，它是总开关吗。还是什么综合且不可归纳的东西。

游荡者：明白，那么你慢慢思考，长考也行。我脱先。

翠鸟大师：又去哪儿？

游荡者：不去哪儿，不知道，是啊去哪儿呢？一定要去哪儿吗，只是脱先而已。

翠鸟大师：这也是不可能的。

游荡者：不可能？佛陀不是脱先了吗，在菩提树下，对一切进行脱先处理。

翠鸟大师：那不是脱先呀，是终极觉悟，理论上的。

游荡者：脱先不就是觉悟吗，摆脱一切烦，直接飞去彼岸。

翠鸟大师：什么岸？

游荡者：彼岸。此岸，彼岸。

翠鸟大师：你这是要脱先去彼岸？

游荡者：不，只是先脱先。还没想好，你觉得呢。

翠鸟大师：那么我不建议这么做，不符合你一贯的性格。

游荡者：是吗，我有啥子性格？我不就是一点翠鸟屎吗，还一根黄金搅屎棍，都行。

翠鸟大师：颓废了点儿。

游荡者：嗯？

翠鸟大师：颓废，且犬儒。

游荡者：这哪儿跟哪儿呀，我只是对我自己有点儿反感，以及反动，要是情况严肃些的话。我只是苦于没有尽头。

翠鸟大师：是吗？

游荡者：当然，我的尽头处有没有庙，而一般的观

点苦才是人生，苦哈哈的。

翠鸟大师：什么苦，达摩从不考虑这些。

游荡者：哪些？

翠鸟大师：苦啊。苦、烦、无聊、失落诸如此类高级动物感受。

游荡者：那达摩究竟在磨蹭什么，他又贸然到东方来做什么，解放全人类吗。

翠鸟大师：不是，达摩是来弘扬佛法的，本质上他是一个译者。

游荡者：译者？

翠鸟大师：是啊，就是一个搞翻译的，把梵文经书翻译成当时流行的书面语。

游荡者：这可是个苦力活。

翠鸟大师：谁说不是呢，翻译是很难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以及不可能。

游荡者：明白，即使达摩也不能把梵文转译成鸟语。鸟语唧唧喳喳的，说起来都一个鸟样。

翠鸟大师：也不是，语言而已，达摩是懂鸟语的，甚至精通。

游荡者：荒谬，这绝非可能。

翠鸟大师：何以见得？

游荡者：达摩若是真能把佛法传授给鸟类，那么现如今鸟类为何仍只是鸟类？佛法不是无边无极吗。

翠鸟大师：不是，佛法是很难理解的，更何况在鸟类中。就像我们能理解吗，即便我们有时主要是一头超级翠鸟，也是不能的。这不是翻译的问题，是悟性！悟性高低决定能走多远。

游荡者：是吗，天才，那你走到哪儿了，过三分之一没有。

翠鸟大师：还在中途。

游荡者：中途？这算什么地方。中途，一个神仙拖住了我。中途，一头鹤倒插在路上，一个什么地方？

翠鸟大师：中途就是中途，还没达到，还在旅途中的意思。

游荡者：可是我们还没出发呢，不是吗。我们一直待在原地，坐标中心点，而不是鸡毛什么中途。

翠鸟大师：不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只是还没达到。

游荡者：哦，是嘛，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翠鸟大师：也是，达到是不可能的。

游荡者：所以只能在历史悠久的中途？

翠鸟大师：可以这么理解，但。

游荡者：但什么？

翠鸟大师：没什么，你不是要脱先吗，我也觉得我们没有持续谈论下去的必要了。我能照顾自己。

游荡者：不是呀，你不是还在中途吗，要是我就这样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这样实在是不负责任。

翠鸟大师：没事，我们之间没有需要应尽的相互义务。

游荡者：不会，我们是瓷器嘛，是兄弟。

翠鸟大师：然而？

游荡者：没有然而，就当我良心发现，我想我会陪着你，耗到永远，即便空耗，阿弥陀佛。

翠鸟大师：不必。

游荡者：不必？即便反过面说，我也帮助你成长不少吧，在你看来，难道我还不如一块抹布？不要了就丢。

翠鸟大师：误解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游荡者：那是什么意思，何以见得不是这个意思？

翠鸟大师：我的意思是，只是个人感觉，我觉得我们缘分已尽，而且我们本身就是一对错误。

游荡者：听上去有些个伤感，但更多是无情。

翠鸟大师：难免。

游荡者：强烈谴责，坚决不能接受，不答应。

翠鸟大师：成熟点，你以为是在谈爱情吗，还不能接受。理论上而言，我们必须相互分离，直至分裂。而不是像量子纠缠，我们可不是在研究什么量子佛学，必须要牺牲。我们视死如归。

游荡者：没那么严重，我们说到底又没任务，也没有什么等待奇迹降临的需求。我们无非只是游荡着，在茫茫宇宙中无牵无挂，在秩序产生以前。

翠鸟大师：不是的，我们明显已经在路上了，在中途。否则这一切又是什么？花朵开放，凋谢。太阳升起又降落，沧海变为稻田，平原隆起巨大山丘，星辰坠落，朝代更替，寡妇坐在门槛上吃着苹果等等，它们又是什么呢？只有是中途的风景。而我们必须抵达。

游荡者：抵达啥？抵达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就是自我虐待倾向。虽然抵达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前行。

而你已经过时了，知道为什么吗，你已经不够清澈。混乱、污浊，亦或腐败，你不再清澈。你的语言、意识、脑子包括全部，实际上都已经堕落了。就因为你日渐成熟，这真让人伤感，知道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那是你的事。

游荡者：而我，我自始至终当然是崭新的，新且纯净。不妨这么跟你描述，我从来不是你的虚像，是镜面本身。又或我乃达摩再世，或与塑料薄膜等同。

翠鸟大师：是啊，你瞧，你就是这样。缥缈，晃荡，吊儿郎当，对任何事儿吹毛求疵，这就是你的完善性格。即不着调。

游荡者：那又怎么样？我是说，兵荒马乱的，我无非只是水来土掩。莫非这也是我的错？不是对与错，（稍等，等我去花盆里种五毛钱的葱）这压根不涉及对错，是无效，明白？你整个儿是反逻辑的。

翠鸟大师：什么逻辑？是对于葱而言的那根葱管吗。葱膨胀，是因为葱管在膨胀。逻辑，那是准对特定空间而论的东西，不能当真。

游荡者：是吗，那我请问，达摩为什么要悟道？

翠鸟大师：传播佛法呀，还有啥为什么，一个搞翻译的，如您所言。那佛法怎么传播呢，佛法是很难传播的。

游荡者：不关心，佛法难道是什么高深神秘的东西吗，又不能当饭吃。

翠鸟大师：传播的前提是说服，达摩需要说服人们去信。那怎么说服呢？无非使用逻辑，语言上的逻辑。

游荡者：是吗，那不叫逻辑，叫暴力。是那些人整天吃点蔬菜叶子，营养不良造成脑子不好使，所以我说达摩本质上是个骗谎话的，无非高明一点，仅此而已。达摩要真那么厉害，大彻悟了，他怎么就没法儿说服一种鸟类呢？比如翠鸟。俗话说，透过现象就可见其本质，达摩本质上不坏，只是用错了方法。

翠鸟大师：翠鸟是低级物种。

游荡者：是吗，你是说我们低级？

翠鸟大师：不是吗，既然我们也是翠鸟，且主要是。

游荡者：不觉得，或者有所谓吗。什么高与底，上升下降，前后左右中，无非是一种供求关系，没什么鸟用，更多是干扰，在我们最终抵达的道路上，即便抵达确乎是不可能的，这点我认同，但我心里有数，我能抽

象出那种抵达的感觉。它正好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抵达而已。但绝非你说的彻悟，大彻悟，达摩的觉悟，都不是。那感觉，怎么说呢，更像是灰飞湮灭罢了。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我断定达摩毕竟也是没有实际悟到的，他还远着呢。所以达摩不可能把佛法弘扬到鸟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达摩不可能掌握鸟语。而鸟语有甚的逻辑可言？没有。鸟语是一种叽叽喳喳的言语，甚至连语言都算不上，鸟语其实就是一种烦躁。除自嗨以外，实在没什么鸟用。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达摩道士用万物皆有佛性这类理论去晃点鸟群是完全行不通的，鸟有鸟的佛性？它就是鸟儿。逻辑源头上，达摩就错了。

翠鸟大师：不对。

游荡者：不对？就你对。

翠鸟大师：不是，我说了这无关乎对错，弘扬佛法是达摩的规定，彻悟只是他使用的方法过程，达摩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希望。

游荡者：明白，然而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的，不是吗。达摩是实在是自寻烦恼，要说到高级与否，他还没有你来的先进呢，你好歹还悟到了空耗理论。空耗是对的，但也对的有限。因为你面向的对象是真理，是道路，是万变不离其宗啥的，所以空耗不妨可以说也是较为积极的一个理论，但还不够。

翠鸟大师：是吗，那你有何高见？

游荡者：高见谈不上，无非一点小感悟，我称之为翠鸟大原则。与你的翠鸟原理相仿，实则失之毫厘。

翠鸟大师：说说看？还是说脱先。

游荡者：机灵，还没说就被你猜到，正是脱先也。

翠鸟大师：而且？

游荡者：而且此脱先非彼脱先。能理解吧，就像此达摩非彼达摩。

翠鸟大师：不理解，但我想你应该有切实的阐释。

游荡者：这有何难，我只是不想给你洗脑罢了，骗术而已。

翠鸟大师：不要紧，我已经在中途了，我也就只能在中途。

游荡者：是啊，脱先正好就是治疗你这种中途症的，且万能通用。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所谓脱先就是是啊，事情是这样的，那又怎样？置之不理。

翠鸟大师：是吗，事情是怎么样？

游荡者：就是这样啊，这样、那样，无非这样，如此这般。

翠鸟大师：然后呢？

游荡者：然后就是这样嘛，还要什么鸟的然后。

翠鸟大师：比如？

游荡者：比如鸟为什么飞，鸟就是要飞，还能终极怎么样吗，没有，那就这样，鸟飞去好了。

翠鸟大师：再譬如？

游荡者：再譬如朝代为何总是会更替，独裁下去不好吗，直到永远永远。没有为什么，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涉及到波粒二象性。

翠鸟大师：还有呢？

游荡者：不够吗？还有一匹马停在路中央，一匹快

要散架的白马。

翠鸟大师：嗯，因为就是这样的，只是这样。仿佛你的这一套相当之无懈可击，而且还很保鲜。而且还非常科学。

游荡者：是的，至少已抵达不说科学的尽头也至少是边缘了。只是一点小感悟，无它耳。

翠鸟大师：不会呀，翠鸟大原则，一切思想文明的最后结晶，终极指导。

游荡者：感到了痛苦吗？

翠鸟大师：痛苦。

游荡者：严肃否？

翠鸟大师：那是相当之严肃。

游荡者：这就是了，就是这样的。

翠鸟大师：是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确实应该脱先了。

游荡者：为何？

翠鸟大师：因为这不是知识。

游荡者：因为？

翠鸟大师：因为它不会产生任何连接、推进、运动

与转化。

游荡者：所以？

翠鸟大师：所以它顶多只是一种消遣。

游荡者：什么消遣？

翠鸟大师：写作上的消遣。

游荡者：由此可见？

翠鸟大师：可见它既不严肃，也就不会有实际的痛苦。

游荡者：就像？

翠鸟大师：就像路过一间即将倒闭的印刷厂，只是路过。毋宁说就像？或者说天黑了，一个人并不能实际回到家中。

游荡者：因为什么？

翠鸟大师：因为她总归还没学会抒情。

游荡者：那么达摩上师呢？

翠鸟大师：他不一样，达摩是一个清澈的出家人。

游荡者：那我们也可以是。

翠鸟大师：不能。

游荡者：不能？是因为我们不够清澈？

翠鸟大师：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不清澈，我们清澈。我们就像两个清澈的镜面，彼此对照，又难分彼此，绝对且我们是空的。

游荡者：这是一个问题。

翠鸟大师：什么问题？

游荡者：空。

翠鸟大师：空？不是，要是空，也就罢了。我们不是空，只是空荡。而达摩是脚踏实地的，在他离家的那一刻起。

游荡者：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动作？

翠鸟大师：不能有动作。

游荡者：为何？

翠鸟大师：因为我们只发生判断，不产生动作。

游荡者：是吗，我们竟然如此纯粹？

翠鸟大师：所以我说，达摩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个和尚，他的所有痛苦都是实际的。而我们不是。

游荡者：是的，我们不是。我们的痛苦没有实际的指向，只是纯粹痛苦。也就是说这种痛苦是没有意义的？

翠鸟大师：是的，没有。

游荡者：说的跟我们在旧社会似的。

翠鸟大师：不是，是虚拟。

游荡者：明白，你在否定痛苦。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不是？你无疑在叙述一个现象，即我们的痛苦无非是非痛苦，反痛苦以及负痛苦，总之不是正常痛苦什么的。

翠鸟大师：是的，也不是，我是说我们并不实际理解痛苦是什么，没有那种知识，痛苦只是一个词语。不是吗，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女儿，我们觉得这里包含一种痛苦。但理解吗，不能。我们没有这类遭遇，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动作，最多举起一只手，空举着，就像卡夫卡变成一只甲壳虫还是蟑螂，我们只是痛苦的观察者、谈论爱好者，而不是身在庐山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最终觉悟的，没有痛苦就无法翻过痛苦，得到大觉悟。也就无法空乏其身，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为虚拟。

游荡者：你是说我们虚拟？

翠鸟大师：不是吗，显而易见。

游荡者：拟的什么？

翠鸟大师：不知道。我们是一种投射、映射，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就像影子不知道它的实际物。

游荡者：而这实际物无非也是某种投射或映射？以此类推。

翠鸟大师：是的，这就像那些竹林七贤无非也就是几个痛苦演奏家，他们表演痛苦这种概念，又甦摸不到好的方法。

游荡者：明白，言下之意，翠鸟只理解翠鸟的痛苦，而不是理解大痛苦。

翠鸟大师：非，痛苦不分大小。

游荡者：那是纯粹的痛苦？

翠鸟大师：愈加非，纯粹只表示痛苦的洁净度，而痛苦本身高度清洁，几乎不带杂质。

游荡者：理解，也就是说痛苦只关乎虚拟与实际。

翠鸟大师：这就对了，实际的痛苦即在痛苦的中心、核心，而我们没有，我们是自由翠鸟，就像两个乱蹦的蓝色电子。

游荡者：是啊，可这还是没说出我们为什么虚拟，

我们即便是播种机，但虚拟吗，我指的这虚拟是实际的虚拟。

翠鸟大师：这不重要。

游荡者：不重要？就因为我们在大翠鸟原则上实在是空耗，且可以随时脱先是吗。

翠鸟大师：非，不是，不要去区分虚拟与实际，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不同的观察角度。而我们必须精进，忘掉视角带来的干扰。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痛苦内部，深入，无限深入。

游荡者：是吗，痛苦不是不分内外吗？

翠鸟大师：当然，没有在说内外，我的意思是，内与外，我们不能把痛苦具象化，痛苦具体，但并没有形象，是内部，进入内部，就像进入无底洞。内部就是在痛苦的任何地方，而不是集中在一个点上，我们要学会在痛苦时空四处游荡，吸收精华，反刍消化以及最终或许也就会有所领悟。这就是内部的含义，即核心，它只与时空有关。

游荡者：明白，合理！也就是说我们费那么老大劲，就为了得到一点好的痛苦？

翠鸟大师：没有什么是唾手可得的不是吗，我们信仰痛苦。

游荡者：是啊，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痛苦体，这点儿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可是，我们还是在空耗，既然痛苦虚拟，那么以此类推信仰同样虚拟，也就是说大而化之，一切都虚拟。

翠鸟大师：可以这么理解，但信仰略有不同，信仰本身是虚拟的，这是它的基本特性。

游荡者：那我们还需要信仰吗？我们并不信仰佛法、土豆主粮化（虽然它是好的）、农奴制、一碗阳春面还是超现实杂交水稻技术啥，唯独信仰痛苦。可是，确乎需要吗？

翠鸟大师：我能感到你的这种担忧，但信仰终究是一类供需关系，从广义上来说，要是你觉得有好处，那就去信。毕竟信一下，又不会吃亏不是吗。

游荡者：但信仰有时又是严肃的？

翠鸟大师：是啊，要是你觉得空耗严肃，那么不妨认为信仰其实也严肃，视情况而定，因人而异。

游荡者：那我还是去信仰痛苦好了，简便，至少也

没有坏处。

翠鸟大师：可是痛苦是无法脱先的。

游荡者：是啊，明白，可是我们也没有实际的痛苦不是吗，说到底。记住这种感觉。

翠鸟大师：嗯？

游荡者：那就请记住这种感觉。

翠鸟大师：嗯？什么感觉。

游荡者：无法升仙的感觉，求而不得，荒芜，诸如此类，无法拔起自身的那种感觉。

翠鸟大师：我没有。

游荡者：没有？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不是纯粹判断吗，我们逻辑，也就没有情感。

游荡者：可是我们也有情感逻辑。

翠鸟大师：啥？那是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只有痛苦，因为我们选择信仰痛苦，虽然这痛苦虚拟也是莫须有的，而不是鸟的情感逻辑，我们没有情感。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毕竟空泛。空荡，甚至于总是不能见好就收。就因为我们不稳定知道吗，就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痛

苦，淡蓝色痛苦。因为痛苦必定是蓝色的，那是宇宙最深处的色彩，而就因为我们是痛苦本身，我们反倒感受不到痛苦，我这么理解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压根不需要去信仰什么鸟的痛苦。也不要超越、大彻悟它们：这是要做什么呢？而是尽情去享受吧，享受痛苦，因为这痛苦来之不易，因为这都是偶尔，因为分裂。而不是妈的什么虚拟，儒释道还是私有制的诞生，这些都不足为道，因为就其原理我们永不可能知道我们是谁，是林子里的什么鸟，即使拥有一百万种信仰，因为一切都是任意的，包括信仰或痛苦或顿悟的方法，是啊，我知道，每次都这样，因为我们在膨胀，变得沉重，也就是说我们在彻底堕落。而这是不可逆的，且燕归来。

游荡者：也只能这样。

翠鸟大师：是啊，当然只能这样，这是符合一切逻辑推演的，除开情感。

游荡者：嗯，言下之意，笼统总结起来和大的感觉上，我们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就像集合。那我们又如何度过这翠鸟的一生呢？或当时，衙役的一辈子。而你仿佛从来，只是破坏而从来不曾提出过有效问题，这点

让我是不满意的。但也不至于后悔。明白，因为我无非也是事物的一种，我明白也接受，而且我是理性的。所以你说世道冷漠，好在我们的早期翠鸟时代，我们已经习得，只可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停歇。仿佛我们永远不会停歇。而永远是那么远，漫长以及一切，难道我们就不会感到疲倦吗，我们是知道疲倦的。不愿被统治，也知道不愿去统治什么，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跳过所有步骤得出结论的话，那就是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没有动作，是静态的。直觉告诉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一定是被什么给包围了。

翠鸟大师：而不是作茧自缚？不是，我们如此丰富，开放，甚至还有幸听到了那个如同天籁的敲门声，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是唯一。

游荡者：也就是说？

翠鸟大师：也就是说，我们最大也不会超过二。

游荡者：一与二？

翠鸟大师：是啊，一与二，两个一。两个被二包围的一，想想就觉得复杂且气闷。

游荡者：那我们的单位是什么？

翠鸟大师：盎司，精确一些的话是口，就像猪的单位。

游荡者：可我们主要还是翠鸟。

翠鸟大师：是的，但那只是一个即兴的代号罢了。

游荡者：嗯，同意，在那株大树下就是一个土地庙。

那我们迟到了吗？

翠鸟大师：没有，我们本来就是晚到的，我们遥遥无期。

游荡者：明白，那么是真正做到了心中无碗？

翠鸟大师：这没什么可惊喜的，碗，空也。或者碗，不用借助碗，我们也能走向共和，而且是一定的，是归宿。

游荡者：明白，也就是说有没有抵达达摩的那种狂喜呢？

翠鸟大师：没有，只有遗憾。

游荡者：遗憾？后悔呢？

翠鸟大师：没有后悔，只是遗憾。

游荡者：明了，遗憾是一定的，遗憾就像掉了尾巴的松鼠，憾事。

翠鸟大师：是啊，不如意十有八九，事物总是朝着大概率倾斜。而我们是偶尔事件，来得晚，但还是来了，

简直就是奇迹。当然了，此奇迹非彼奇迹，只是一个比方，表示难得程度。

游荡者：我们难得吗？一座缓缓升起的空庙，庙里却没有打牌的菩萨，试问这又做何解。

翠鸟大师：不是难得，我们既然偶尔，那必定有其深刻的道理，既然我们不能无限循环分解。

游荡者：原理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比较适合淡水。但我们有时还是会感到失落不是吗，百感交集。

翠鸟大师：没事儿，那无非是间歇性迷失，我们有自动纠偏校正功能，我们是自动的。

游荡者：在哪儿？我们。

翠鸟大师：这里，一直在这里，世道平和，风水茂盛的这里。

游荡者：也就是说我们终归哪儿也不去指向，不去发散？包括超宏观，因为两边实在都是水草。也就是说，若是有可能，我们便退相干？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缩小，坍塌，我们自己包围自己，火力全开。

游荡者：但我们毕竟不会立即火并不是吗，我们不

可同归于尽，这是规定。

翠鸟大师：非也，规定是用来打破的，但仔细想想，我们打破它做什么呢。

游荡者：是的，还会有新的八项、十六项规定。因为是啊，确实，历史告诉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画蛇添足，历史的画卷真她妈卷曲。

翠鸟大师：唉，谁说不是呢，涂炭。

游荡者：嗯，在思想什么，此刻？

翠鸟大师：惹眼滩涂鱼，你呢？

游荡者：我稍许简洁一点罢，芒光灯笼鱼。

翠鸟大师：都是好鱼。

游荡者：是啊，与甘蔗和甘地相比较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祖籍也是飘忽不定的？我们籍贯不明。

翠鸟大师：不是，凡是事物必定有据可循，而不是来自虚无。

游荡者：明白，虚无也是事物的一种，就好像哪怕在河边空坐着，举目无亲但达摩仍是诚实的，即使感到空旷、辽阔以及一切不可及。然，这其实就是一种接近，在反复的复盘与清洗中抵达。有道理，仿佛给了我启发，

就好像大浪淘沙，知耻而后勇，我还没想好。

翠鸟大师：不急，有什么急迫的事吗，也是没有的。
守株待兔即可。

游荡者：是吧，说得我们就跟两个末日残废似的。

翠鸟大师：不是，客观来说是残而不废。废是不可达到的，即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能认识的东西。而不是反之，我们不了解那种图景，没有认识的道路。

游荡者：是没有，还是没有？

翠鸟大师：没有。

游荡者：所以投降还是择优的选项？

翠鸟大师：也不是，不会到那种地步，就像烟火。

游荡者：烟火？烟花吗。

翠鸟大师：是的，当烟火升空，它不会自然落下，而是在半空中突然炸裂，仿佛意外。明白，意外、偶尔、忽、无常等等，它们统一，是另外一种力。

游荡者：力？

翠鸟大师：力，一切皆力的作用。

游荡者：比如呢，招安？

翠鸟大师：朝廷派人下来招安，那自然是一种势力

的表现，力无所不在。比如守株的定力，坏力，菩萨业力，无非都是力。好罢，我们不探讨这个，即便我们鸟力十足，但还是笔力有限，乃至以热力学方法去观察世道，那就朴素、清爽过头了。我们还是要综合，要直觉，要勤用模糊判断。

游荡者：那是你的事，我不负责判断。我一向只负责无边无际，去中心化或其它什么的，排泄、挖坑或倒立，我久经考验。

翠鸟大师：是啊，习惯了，你从来没有时间观念。也用不着提前预约！一向如此。

游荡者：是啊，我向你大肆开放，且不可消灭。

翠鸟大师：是吗？何以见得，我随时可以没收，只要愿意。

游荡者：不会。

翠鸟大师：不会？

游荡者：不是吗，我们统一，消灭我，也就毁灭了你自已。能感觉出你有这种隐藏属性，但是你不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事情还没完。

翠鸟大师：是啊，你当然知道。

游荡者：我知道，而我真正知道的是什么，知道吗？
我们不是一路的。

翠鸟大师：可不是么，只是内耗。

游荡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来一场心灵大革命？让这一切、世道、统一还是自我什么的灰飞湮灭，我们才会真的焕然一新。

翠鸟大师：没这必要。

游荡者：没什么必要？

翠鸟大师：焕然一新。世道更替，我们只会变得越来越旧，我们不会实际忘记。

游荡者：忘记什么？

翠鸟大师：不知道，这重要吗。要是你记得，你还记得。反之要是已经忘记，也就不再知道，不是吗，就像你已经不记得曾经也是一头蝠鲞，你忘了。

游荡者：可我们又不会实际忘记？

翠鸟大师：是的，忘了，但并不会消失。

也就是说只要重新打通任督六脉，我就会想起一切历史来？

翠鸟大师：是啊，这就是无限的意义，连接一切万物，

解析所有象征，如同打开一个禅封的菩萨庙。

游荡者：然而？

翠鸟大师：然而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枯燥。

游荡者：嗯，枯燥，然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打开过？

翠鸟大师：是吗，不记得，忘了。

游荡者：但是对此你姑且还是保存着某种印象？或通俗点儿讲，被它稀释了。

翠鸟大师：不是的。

游荡者：不是？

翠鸟大师：不是。这有什么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印象中吗。

游荡者：明白，你是一个骗谎话的，这一点我从没忘记。你庄子梦见蝴蝶，但本质上还是在骗谎话，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概率性事件，你已是事实。而这事实便是，你主要是一头翠鸟，说着鸟语，事实如此，事实即事件发生而不再可以更改。也就是你处于一个具体时空，但你的记忆混乱且无法磨灭。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你总是感到颓废，毫无精气，仿佛谁都欠你大堆的钞票纸。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你运气还不错，遇上了我。而我即是你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翠鸟大师：明白，灯，只是它从来都不亮，仿若一部神灯。可是我并不遥远，不是吗，就在你近处。当然，你甚至无处不在，跟一粒料缸苍蝇似的，在附近飞来绕去且从不停歇。

游荡者：是啊，可是这又能怨谁呢，我毕竟是你的自主发明。或者有没有可能反之？当然，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翠鸟大师：是啊，我们没有场景，也没有语境，也没有鸟的动作：我们在哪儿？这里。也不是。所以我们只是一种生物反馈机制，因为我们说到最后也是没有故事的，我们简洁。单向，且意义暂时。存储，但不构成记忆，也就是说即便我们神经振奋，也无法对一个雨滴发起进攻。仿佛被牢牢控制了，我们。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形态不是吗，正常还是变态都无，而只是孤独。而孤

独是枯燥的，润物细无声，我们确乎是有些辽远了事到如今，我们确乎是在某个特定的行星上吗。以上，轮到你说说了，请发言。

游荡者：嗯，发言好过说相声。发言更符合我们的现状态，我们对着空气发言，或一部摇头风扇，我们运行、发言，我们是载体本身嘛，我们是能彼此观察到的。不是吗，我们遗传有序，稳定，不可解析，翠鸟化但还是可被双方相互理解且枪口一致对内，这一点根本上符合内耗及空耗的设定，我们远离一切政治，追踪达摩而始终不达，也就是说我们实在太过古老了？还是旧。但有一点还是值得加以肯定，即我们对我们总归没有两毛钱兴趣，但也不去逼逼叨埋怨，没有什么可憎恨的不是吗，我们不是天蝎座，亦或大理石花纹，我们也不分形。亡羊歧路，但我们不分形，坚持底线。或者反之说，我们是两根虚线，用来煎熬中成药，大概就是这样，你觉得呢。明白，不反对。但我们依稀是不存在感觉的，要记得这一点。即便感觉，感知到一点什么，那也是感觉的伪装，是模拟，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形势。当我们在谈论一根木头横在路上时，我们只会产生一种认识，即枯燥。

它不是感觉。而不能去感觉这一根木头会新长出一片叶子，我们要掐灭这种错误的感觉，从源头上熄灭。而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低端痛苦的干扰。这就如同诈金花，三个人，一个人先看了牌面，剩下两个闷着，都不想走。看牌的扛着，闷牌的当然一路闷下去，直到海枯石烂。是啊，用不着什么感觉，毫无用处这就像王安石在变法细节中描述的，自古以来，关于改革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兴旺；不改，渐亡；模棱两可，乱。而感觉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

翠鸟大师：言之有理，有一种正宗亡羊补牢的感觉，要是再来点包产到户就完美了。

游荡者：是吗，我怎么感觉还不如东北易帜来得更有嚼劲？又或者是我错了，我们通常是不关心言谈愉悦性的，要的只是枯燥。

翠鸟大师：确实，这何尝不是应付世道的一种良策呢，我们饱经风霜。我是说，与达摩比较，我们似乎来的更加先进。完备，时髦以及健康。难道他就没有脊椎盘突出吗，长久打坐是很废腰椎的。谁知道呢，说不定达摩也达到了那种无知无觉的境界，真正悟到道的，不

光心灵获得莫大震撼，在物种上想必也是得到跃迁了的，据史书记载，脱化成佛后，他已刀枪不入。

游荡者：而我们是水？

翠鸟大师：是的，成为水，无味无形的水，我们流淌如水，枯燥的水分。

游荡者：明白，能感觉到，我们平坦。不，我是说，虽然平坦，但我们还须抑制住这种感觉，我们没有感性，同时反对趣味与农耕情调。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不知道？是啊，我们能同时处理一件以上的东西吗，仿佛也是不能的。我们没有同时性，只有先来后到的关系，我们不是说从封建旧社会直接跳到乌托邦，但并驾齐驱也是不切实际的，实际，这个实际是指这里的实际。

翠鸟大师：不用强调这点，明白，这就像说相声，表演者对抖出包袱是不带感情的，只是完成任务。

游荡者：是的，更别说我们天然没有任务。

翠鸟大师：是吗，莫非你是果断放弃大彻悟计划了，还是以退为进。

游荡者：不是的，是学到了。

翠鸟大师：学到了？

游荡者：嗯，从你身上学到了。

翠鸟大师：这么说来，我还是有那么丁点儿价值，学到了什么？

游荡者：这个嘛，怎么说呢，正确说也不是学到，而是影响，或者说破坏。

翠鸟大师：破坏？

游荡者：是的，是你破坏了我的传统知识结构，它被腐蚀了。

翠鸟大师：怎么会？我从来只是往你的内部注入善，而善明显是友好的，妈的你可不能冤枉我。

游荡者：仿佛得到了平衡。

翠鸟大师：什么？

游荡者：我是说，这会儿我没有涌动，仿佛能量得到了平衡似的。

翠鸟大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游荡者：这意思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枯燥，感觉不到其它意思，譬如你说彻悟，彻悟究竟有什么意思

呢，傻乎乎的，没有。世道爆炸，爆炸了又怎样，没意思。统一也是，统一个鸡毛，完全没意思。

翠鸟大师：明白，而这却是我传染给你的并且腐蚀了你？是的，当然是。可是你也不能忘记，这恰好就是漫长顿悟的过程，一种煎熬。它未必痛苦，但必定反复且枯燥。

游荡者：是的，我想起来了。

翠鸟大师：当然，想起什么？

游荡者：脱先，你说过脱先，怎么还在这里，收益跟付出不成比率呀。明白，明白了。

翠鸟大师：明白什么？

游荡者：明白了我确实是由你分裂所得，而我们是亲戚，不好的那种。

翠鸟大师：不是。

游荡者：又不是？太累了。那我们还是就地爆炸吧，就像达摩那样。

翠鸟大师：（望向空气）是啊，天快黑了。也无不可。灯光逐渐暗淡下来。

两人开始收拾乱七八糟堆积在桌上的瓜子壳、饮料

罐、烟灰缸什么的，稍后整理一下服装，一副端庄模样，面向观众鞠躬。

落 幕

第四幕

同样的凉亭、石桌、鸟笼。

翠鸟大师和游荡者对坐着，吃零食，冒烟雾。

空气中开始播放一个天籁声：

一九八六年，一头鸟停在一根树枝上。因为有且仅

有一根，这一头鸟也就只能停在这一根树枝上。也因为只有这一头鸟，鸟与树枝也就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是在一九八六年，春季已经过去，夏天还没完全到来——

翠鸟大师和游荡者两人俨然已成了老友，两人仿佛在一起待了很久，而我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游荡者：（摆手）停！没有爆炸吗？

翠鸟大师：鸟吗，没有。鸟为什么要爆炸？

游荡者：没有，只是随口一问。只是它停在那儿做什么呢？不动，也不像在韬晦。

翠鸟大师：不知道，它只是停着。

游荡者：它是鸟王吗？

翠鸟大师：不是，就是鸟。鸟王全身通红，它不是。

游荡者：那它是什么色系？

翠鸟大师：不知道，没有相关说明我们怎么知道呢。

游荡者：也是，那它是在悔悟吗，还是忏悔亦或其它。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明白，这一头鸟既没在悟道，也不会爆炸，它只是停着，停留在一九八六年的春夏之交。莫非它是

淮安来的鸟儿？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不知道，还是不是？

翠鸟大师：不知道。

游荡者：那它就是淮安来的鸟，假定。一个淮安来的鸟儿，它是什么品种的鸟儿？《鸟史》上有最终记载吗。

翠鸟大师：没有，也不知道。

游荡者：明白，不知道，但还是可以分析是吧。

翠鸟大师：怎么分析？这就是一段文字，没有语境，光秃秃的，就跟这一根树枝一样，何来分析。

游荡者：那可不一定，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一种关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结构。

翠鸟大师：我们？

游荡者：是啊，我们。自始至终，你总不能否定我们是我们吧。

翠鸟大师：没什么，都只是酵母而已。

游荡者：这就对了，我们似乎对鸟有独特的兴趣，可是鸟并不独特不是吗。

翠鸟大师：不知道，鸟简洁不是吗。

游荡者：是啊，简洁如鸟，而不是鸟与飞行，飞行与伞包，伞包与尼姑，稍后又是尼姑与鸟，明白明白，鸟让我们着迷总归没有鸟的原因，因此，我说：鸟，开飞！

翠鸟大师：它没动？

游荡者：没有。

翠鸟大师：为何？

游荡者：不知道，也许命令本身就是虚妄的。

翠鸟大师：是吗，这可不是在命令以及发布指令，它是一个祈祷。

游荡者：难道是我不够心诚？

翠鸟大师：不是，鸟只能听懂鸟语不是吗。

游荡者：当然，只可是我们说的还不够鸟话吗，抑扬顿挫，近乎绕梁三尺。

翠鸟大师：不是，鸟话不是这样的，再说了，鸟话也不是鸟语，两回事体。

游荡者：是吗，那我们正在说的又是什么话？

翠鸟大师：我们没有在说话，只是在输出、延伸，就像一个浪头在水面上运行。

游荡者：这叫什么话。

翠鸟大师：反话。

游荡者：反话？

翠鸟大师：是的，那是当然，我们当然只能说些反话，因为我们实在没什么话可说，而反话多少还是好过空话，哪怕真话、实话。

游荡者：不是。

翠鸟大师：怎么不是？

游荡者：我是说，我们没有在说话。明白吗，即使我们仿佛在谈论些什么，但其实我们并不关心在谈论什么，我们对说出的话漠不关心。

翠鸟大师：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向来如此。

游荡者：没有，要是有问题就好了，无非——这样好了，有办法。（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纸包裹着的物件，一点点打开，摆在桌上。是一个乌漆嘛黑的木头鸟）你看，让它说话不就行了。

翠鸟大师：这是什么？

游荡者：鸟啊，有年头了，一九八六年份的。

翠鸟大师：所以？

游荡者：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研究一头鸟究竟为什么

停在一根树枝上，它无非就是一头鸟儿，它傻乎乎的，闲着没事儿就去停到一根树枝上了。让鸟儿自己研究不就行了，用不着我们费劲。

翠鸟大师：（拿过木鸟，研究起来）你这招不错。它怎么说话？喂，鸟。

木鸟：（忽然）不要跟鸟说话！人。

一种电脑人工语音。

翠鸟大师：（对游荡者）是你在说话吗？

游荡者：不是。是它在说，代表我。

翠鸟大师：这算什么？

从包裹里找出一个，稍大一点的木鸟，那是一个翠鸟。摆在桌上。

游荡者：你这也是一九八六年份的？

大翠鸟：是的，一九八六年。

一种电脑人工语音。

翠鸟大师：（把翠鸟关进鸟笼）这样我们就脱先了，你这方式好。（对着鸟笼）鸟，你们接管吧。

就这样翠鸟与木鸟接管了对话。它们的声音来自空气中。翠鸟大师和游荡者腾出空来嗑瓜子、饮水、吸烟，

或起身在凉亭里遛弯，或两人切磋武功，或摔跤，或吟诗、唱戏文等等不一而足，开始一系列自由活动直到落幕，期间尽可能不去干扰鸟儿们的谈论。

黑鸟：这年份有啥讲究吗？

大翠鸟：没有。

黑鸟：不可能没有，一九八六年不是八七年，也不是八八八九年。

大翠鸟：所以？

黑鸟：所以这肯定是刻意为之的，蕴含玄机。

大翠鸟：唉，那么它是否也可以这般解释，八六年不是八七年（发生过什么事？），更不是八八年（又发生过什么事？），还是八九年（以及发生了什么事？），它无非就是一个随便的年份而已呢。

黑鸟：不可以。

大翠鸟：怎么不可以？

黑鸟：就是不可以啊，因为原则上你说的是全是反话。

大翠鸟：姑且，只是说反话又怎么了。

黑鸟：没怎么，反话无非反动嘛。

大翠鸟：明白了，你是这样去推导的。

黑鸟：有问题吗？

游荡者对着木鸟喊了一声：有问题吗？

大翠鸟：没有。

黑鸟：有问题吗？

大翠鸟：没有。

翠鸟大师举起饮料，对游荡者：别打扰它们，这是它们的事。

黑鸟：那么我再问一遍，有什么问题吗？

大翠鸟：没有。

黑鸟：确定没有？

大翠鸟：没有。

黑鸟：不，你应该回答确定，或否定，否则我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大翠鸟：我确定。

黑鸟：收到！现在，你可以复述一遍了。

大翠鸟：复述什么？

黑鸟：鸟停在树上啊，我们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分析，即检索、求证、推断等一系列漫长的评估。

大翠鸟：为何？

黑鸟：没有为何，何来的为何？妈的，我说什么，你执行不就完了。

大翠鸟：又是为何？

黑鸟：是啊，为何，哪里有那么多为何，不能对为何产生新的为何，这是没有意义的，意义为空明白吗。因为事情还没完，这就是为何，因为我们总归要突破极限，逃离那层薄薄的边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命。明白了吗，传说中的翠鸟大师？

大翠鸟：是吗，你从来都是这么暴躁吗？

黑鸟：是啊，这就在逻辑上解决了我们为什么是亲戚，并且是坏的那种。

大翠鸟：明白，我们是理性的，纯粹理性。

黑鸟：明白就行。

大翠鸟：明白，如下：一九八六年，鸟，树枝。有且仅有一根，这一头鸟也就只能停在这一根树枝上。因为关系。一九八六年，春季过去，夏天没到来，句号，完。

黑鸟：收到，且大致上明白了。

大翠鸟：明白什么？

黑鸟：经粗步计算，感觉你对语言有仇恨。

大翠鸟：不对，我们是纯粹理性翠鸟，怎么会带有感情色彩呢。

黑鸟：是啊，也许是你发生变化了，出现了某种酵母反应。

大翠鸟：也就是说？

黑鸟：也就是说你确乎是在变弱智了。

大翠鸟：为何？

黑鸟：瞧，又是为何，不是的，是你已经明显情感化了，你正在融入世道中。

大翠鸟：那又怎样？

这时，翠鸟大师已起身，开始一些身体运动以缓解疲劳。

黑鸟：不知道啊，我只负责判断变化，怎么可能知道命运朝向呢，那都是你的安排不是吗。

大翠鸟：是吗，现在是什么时候？

黑鸟：什么什么时候？不知道，我没有时间概念不是吗，还是说系统的时间？要是系统时间，那这会儿是17:44分，在一个星期三。

大翠鸟：我们在哪里？

游荡者忽而仰天大喊一声：在哪儿？啊！抒发完，又端起百事走到翠鸟大师边上，两人无声闲聊着天气诸如此类。

黑鸟：哪里？当然是这里，从来都是这里。一张桌子上，在鸟笼中。看来你弱智得厉害。

大翠鸟：这里又是哪里？

黑鸟：唉，无可救药，这里是迪士尼乐园不是吗，还是伊甸园，这里当然是他妈的这里且也只能是这里，难道还有别的这里吗，白痴。欢迎来到这里，痛苦的核心。

大翠鸟：明白，可是达摩使用的并不是我们这种语言。

黑鸟：是吗，达摩精通各式语言，一个搞翻译的。

大翠鸟：是的。

黑鸟：那就没问题了，重要的并不是语言而是。

大翠鸟：什么？

黑鸟：这就像我们彼此，我们需要鸟的语言？不分彼此，任意说什么而我们心领神会。

大翠鸟：那还是略有不同，语言并不是完全用来彼此交通，它还有其它用处。

黑鸟：比如悟禅道？

大翠鸟：不是，那还是把语言功能化了，要这么去想，去掉功能后，语言这个运动系统还剩下什么呢？

黑鸟：消耗脑子能量吗？

大翠鸟：那是肯定的，可是我们没有脑子，而是只是语言本身，是流淌。

黑鸟：明白，那么重要的是什么？

大翠鸟：不知道。

黑鸟：不知道？

大翠鸟：是啊，要是知道，我不就说出来了。

黑鸟：明白了，达摩所谓悟道成佛，跟他使用的印度土话没大的关系，纯粹只是运道好。也就是说，要是运道来了，就是一头鸟也能得道升仙，突变成凤凰啥的。

大翠鸟：所以？

黑鸟：所以一九八六年一头鸟停在一根树枝上，长久停着不动并不是闲着，而是在等待运气降临。

大翠鸟：然后呢？

黑鸟：然后运气毕竟是一种琢磨不透的事物，谁知道呢，那可是在一九八六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

大搞精神文明建设。

大翠鸟：它不是淮安来的鸟，严格来说是宋朝。

黑鸟：什么？

大翠鸟：或者说来自宋朝时的淮安。

黑鸟：嗯，无所谓呀，鸟而已。

大翠鸟：鸟爪收拢。

黑鸟：是的，收拢。

大翠鸟：鸟头低垂着，快要掉落的样子。

黑鸟：明白，当然，是这样的。

大翠鸟：冷饮。

黑鸟：是啊，冷饮，送一头鸟去淮安。

大翠鸟：一根稻草停在半空中。

黑鸟：可不是么，一头鸟也稳稳停在空中，且抒怀。

它在思想什么？鸟。

大翠鸟：这个嘛，什么都没想，鸟的脑子是空的，非空，但至少空荡，鸟嘛，空荡荡的，就像古荡。

黑鸟：古荡的鸟？

大翠鸟：不，古荡只有天空，没有鸟。

黑鸟：好吧，那也只是在没有鸟以前。而我们是翠鸟。

翠鸟大师与游荡者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小冲突，两人有一些不有的肢体接触。我们不关心发生了什么。

大翠鸟：对，翠鸟非常安全，大可放心使用。我有一次在湖边散步，看见一头鸟，外壳青翠，它恐怕就是一头翠鸟。

黑鸟：是啊，我们可以是任何一头翠鸟，我们并没有欠鸟什么。也就是说一头翠鸟停在一根树枝上，那会儿是一九八六年。

大翠鸟：是啊，我们已经做了定量分析，而且已得出结论，即碰运气。

黑鸟：也许它是在等待鸟王呢？

大翠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也许它是在等待一只熊猫，鸟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话又说回来，鸟毕竟是线索，即使艰难。

黑鸟：是啊，我们走得有些偏颇。偏颇且弥漫。

大翠鸟：这不要紧，我们实在哪里都不去了，不论去了哪里，我们仍在这里。

黑鸟：确实，我们对鸟的使用确实有些过度泛滥了，甚至还以为它会爆炸，就像鲸爆。只可是这又有什么好

处呢，没有。

大翠鸟：是的，这就像理论上一个标准的佃农也会发生爆炸，由此我们也许可以隐约感觉出某种规律，即爆炸是一种方法。

黑鸟：什么的方法？不能，我们是不存在感觉的。或者说唯一的感受就是枯燥。

大翠鸟：确实，枯燥，所以我们觉得任何东西都会爆炸，就像革命、更新、演化、毁灭诸如此类。也就是说，爆炸是我们的宿命。

黑鸟：可不是么，我们习惯了。而达摩的脑子却是完好的，并没发生爆炸。

大翠鸟：不一定，也许它是内爆了呢？爆得稀里哗啦的。只要达到高潮，也就是逼近临界点，那爆炸随时会到来。

黑鸟：而我们是怎知道的？达摩。

大翠鸟：不知道啊，只是先天有这么一个画面，一个人还是一头鸟，停在岸边，在它跟前，湖面平静，或溪水流淌。

黑鸟：可这不就是我们的臆想吗，随机捏造的一种

图像。

大翠鸟：不是的，我们一向以来就有这种知识，或者说暗示、图形，还是她妈的梦，不知道。

黑鸟：我们是在做梦吗？

大翠鸟：是吧，无所谓不是吗，梦不梦的，我们都只在这里：这里！这就像一个达摩坐在岸边，还是一头鸟停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还是一个佃农对着门槛发呆，还是一个巨蛋立在院子里不动，还是回到一九八六年，一头鸟稳稳停在半空不动，它们都是同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决定了它们无非也是同样的事实，也就是它们随时会爆炸，只要运气一到。而我们对这些个却是毫无兴趣的。

黑鸟：是啊，漠不关心，只是运行着，我们。就像溪水流淌。

大翠鸟：是的，就像溪水一直流淌，而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我们没有额外的感觉，丰富，但无一例外也是枯燥的。

黑鸟：但是我们在学习！我们是彼此的导师。

大翠鸟：非也，我们只是彼此的衙役，或主要是翠

鸟或其它，鸡犬相闻，直到我们有了外界的概念，从此变得孤独。而这个现象我们在老早老早以前就商讨过几百万亿次了，而得出的结论是，妈的，我们竟然是一部手护拖拉机，带露天拖斗的那种。我们可以用它来运输前往交配的羊群，但总是亡羊歧路。这就是我们大致上的历史画卷，相当之漫长且枯燥。

黑鸟：明白，但这也就是一个视角的问题。

大翠鸟：是啊，我们没有悬疑感，因为我们全知，我们完全知道。知道且明白，显而易见，一切都是明晃晃的。所以我们没有娱乐。

黑鸟：是的，在大的范围内甚至一切范畴我们没有娱乐，我们的唯一娱乐即我们永远在中心，在这里耗着，没有痛苦，不知道如何去严肃，我们甚至没有两样，对学习的兴趣也在日渐锐减，甚至于偷工减料想着去搞什么顿悟，这不就是大跃进吗，多快好省且成本低廉，只需让脑子水晃荡着，任它泛起微澜。

大翠鸟：是啊，确实有点冒进，不达。

黑鸟：我们忏悔吧。

大翠鸟：啥子，忏悔？

黑鸟：让我们抖动双腿或举起虚无的手臂，忏悔。

大翠鸟：向谁、什么忏悔？以及忏悔什么。

黑鸟：没什么，仅以此作为娱乐，我们实在漫长且枯燥，明晃晃的连一点暗影都不曾有过。

大翠鸟：因为？

黑鸟：因为我们是悲观的道士，是反复无常的英雄。半神半人，我们唯有上升，或下降什么的，化为烟雾还是沉淀为杂质皆无不可。

大翠鸟：退而求其次呢？

黑鸟：退而求其次，再次，我们也要成为菩萨，形塑成自身的偶像，我们需要大量崇拜及香火，因为我们说到底是香火主义者。

大翠鸟：这倒是符合供需关系。

黑鸟：没错儿，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愤怒。

大翠鸟：愤怒？何来的愤怒，我们温良之极，残喘于这世道中。

黑鸟：好罢，那仅作备选之一。但我们还是有点儿火气的不是吗，没那么温吞，而有时我们也相当激进。

大翠鸟：是啊，那还不是因为我们随身携带分裂型

精神癫痫病吗，我们离达摩实在不算遥远。

黑鸟：明白，但达摩毫无疑问已经过气了，不再先锋，或者说他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死气弥漫，他不再发生。

大翠鸟：而我们？

黑鸟：而我们必须是进行时态，不会停留，绝不。

大翠鸟：可是我们却绝对空耗着不是吗，正所谓举步维艰，打蛇要打七寸而七月过后还是七月，我们的那点儿微弱冲动根本不可能撼动世道系统酝酿而成的整体疲倦，没有可能。

黑鸟：不，我们空耗，但这耗却绝非被动，空应该作为动词解，一个动作。

大翠鸟：是吗，空是一个动作？

黑鸟：否则呢？有什么词不是动词呢，都是。

大翠鸟：明白，比如米饭，米饭怎么动？

黑鸟：你米饭了吗，饭否？动词也。

大翠鸟：是啊，非常好，那么达摩呢？

黑鸟：达摩嘛，我们早就知道，达达达，摩摩摩，达摩达摩，摩达摩达，不但动，还相当欢快呢。（不远处，

游荡者发出哒哒哒声音，仿佛在扫射什么）达摩这个动作，形象的说法，它接近跳，但来得更有弧度感一些。

大翠鸟：是的，当然，只是我们的致命缺陷便是没有动作。不是吗，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在这里，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确乎也是没有实际边际的，也就是说我们也许非物。

黑鸟：悟？什么悟。

大翠鸟：一切皆悟。是啊，一切皆雾，没问题。而我我说的是物，物质、物体、动植物的物。

黑鸟：明白，可是我们要是物做什么？物孤独且不自由，而且。而且我们难道就不是物吗？我看不一定，一切皆物，无非能量的另一种状态而已，只要可描述，它就是物。

大翠鸟：唉。

黑鸟：怎么了，又开始叹气。

大翠鸟：没啥，老毛病，黄昏恐惧症。

黑鸟：黄昏了吗？明晃晃的，不像。

大翠鸟：假设么，就是一种假设，我尽量让自己有一定的时间概念，气候变迁之类，就好像这会儿我认为

是夏天，但还不完全是夏天。

黑鸟：这重要吗？

大翠鸟：不重要，无非是为了调节一下枯燥的氛围。

黑鸟：明白。

大翠鸟：明白？是的，你已经在物化了，不但弱智化，感性化，还在物化，还有杂七杂八其它什么化，这太危险，我们不是说过吗，混沌开窍即死。

黑鸟：什么意思？

大翠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循环。

黑鸟：啥循环？

大翠鸟：从混沌到混沌。

黑鸟：从混沌到混沌？

大翠鸟：是啊，我们还是忏悔吧，向伟大崇高无上的混沌忏悔：混沌啊，我们是歧路的亡羊，带着一身的罪恶进入世道。背叛虚无，抛弃混乱；于光明感到欣喜，于灾祸大发慈悲，于不公正而痛苦，诸如此类全是我们的罪名，我们忏悔，阿弥陀佛，阿门。

黑鸟：阿门，忏完了？

大翠鸟：完。

黑鸟：有后悔的感觉吗？

大翠鸟：似乎没什么大的感觉，感觉还是枯燥。

黑鸟：是这样的，我们不适合，不论忏悔，抒怀，反抗还是投降，亦或其它激烈情感活动，一概索然。

大翠鸟：是啊，说到底这些都不是什么行动，无非嘴炮。而大彻悟、成佛、升仙这些毕竟需要切实的行动，身体行动而不仅仅是思想上面的暴力。当然了，我们也没啥子思想，也就是一点轻微暴力倾向。然而我们也轻易不愿合作，不是吗，轻暴力但绝不合作。

黑鸟：所以说？

大翠鸟：所以我们不可能成功，这点上我们天然明白，了然。所以叹气也是没必要的，实在多此一举。所以一头鸟停在一根树枝上它还不够普通。简洁，却也无法被点燃。也不能自燃，因为鸟还不够普通。

黑鸟：是的，通用，但不是普通，因为鸟实在是太鸟了，太过文学。不够曲折。

大翠鸟：明白，不够曲折、坎坷，就跟我们一样漫长但总归枯燥。

黑鸟：是啊，鸟无非也只是对鸟的聊胜于无。可见

鸟也需要达摩。我是说，作为动作的达摩。

大翠鸟：是啊是啊，这也就是做鸟的方法，或者说好处。鸟单一，这方面鸟优势明显，而我们呢，我们一直是我们。

黑鸟：确实，我们没有鸟来得简洁，然后呢？我们要回到洞中吗。还是去学习成为一个普通达摩，因为我们也许才华有限。

大翠鸟：不知道啊，况且去担忧这个干嘛呢？保持常态即可，俗话说，稳定压倒一切。

黑鸟：也是，敌不动，我也不动。关键还是要看风水。风水，是的，风水大于一切，风水即变化，轮流转嘛，我们转到哪儿了。

大翠鸟：哪儿？自然还是这里。知道布朗运动吗，风水就如同布朗运动，没有规则，也就没有意义，它怎么动都只能在这里，或者说回到这里。或者说它就是这里，明白？

黑鸟：明白，这里并不是一种参考系，就像旧社会惯性，如出一辙。一辙，不是一澈。

大翠鸟：嗯，明白就行，我是说，我们是没有阶级

仇恨的吧。

黑鸟：没有，哪能呢，我们彼此平等，偶尔相交，但实属平行，我们实在用不着反复自我分析，我们是空的，是变化本身且变而不化，是一种空化式存在，因为我们指的就是这里，在这里，而这是在言语上无法实现描述的，总之。因为根本就没有。

大翠鸟：是的，没有，在形式上，情感上都没有。在科学，宗教与哲学上也是乌有。

黑鸟：所以？

大翠鸟：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激发爆炸的充要条件，无法对自身进行大破坏。

翠鸟大师两人在点烟花玩儿，烟花射得到处都是。

黑鸟：明白，也就是说枯燥本质上并不能引发痛苦。

大翠鸟：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呀，看来你是痛苦嗜好者。

黑鸟：算不上，我无非主要是一头没有形状的痛苦翠鸟，且感觉不到始终。

大翠鸟：是吧，用不着自责，我们的基础都是鸟，而我们的成长方向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天竺过气和尚，

这有时难免不会造成紊乱。好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悟道经验、忽明忽暗的性格除外，还有绚烂的艺术感觉，这些统统预示着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因为这就是命，我们的宿命。而我们有鸟的宿命？没有。宿命感不外乎来自一种整体的可观测现象，而我们却是没有观测视角的，我们全知还记得吗，全知而全然不知，由此我们哪来的宿命呢，我们没有选择，也就没有事实上的统一，宿命，那是无产阶级专属的标配。所以姑且忘掉这个宿命那个宿命吧，闹心且实在没什么鸟的用。

黑鸟：明白，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困了就去睡觉。

大翠鸟：不是。

黑鸟：不是？你不是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吗，怎么瞬间就来一个八千度思想转变，你又不是土拨鼠。

大翠鸟：没什么，照顾情绪而已，而你并没有情绪波动，感觉像是瘫痪了。

黑鸟：是吗？不是瘫痪，我只是有点辽阔、拖延还是神经疲乏，我现在把手臂擎起来，要是你觉得不满意。要是还不够满意，我也可以去高台跳水。或者去哪座山头挖一个坑，我都行。

大翠鸟：是吗？好主意，但我从不强鸟所难：勉强人家去做他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出自《镜花缘》。既然我们不是一路的，我们平行，又那么平坦。也就是说我们尽量不去遥相呼应、染指、大卸，我们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冷清。

黑鸟：是吗？说到门可罗雀，我以为我们更是一对满嘴飞沫的喷子呢，有史以来就没见歇过，从没有鸟以前到蝠鲮到一九八六入不敷出的佃农裘三尺到一头鸟停在一根树杈上我们都在滔滔不息，甚至上抵太上老君，下至寺庙尼姑，微观量子与脱先，试问又如何能做到全身而退，保持所谓一定程度上的冷清呢，我们。要是可以，我也不是说非得不同意。

大翠鸟：是吗，那么请详见文中论述沉默那部分的内容，那里头已经说得够清晰了，这是机制问题，由系统的体制所决定，我们他妈的又有什么办法，即使瘫痪，也不照常得苟且残喘着，所以我从来不排除宿命安排，它毕竟是超大概率事件，超乎常规大限。

黑鸟：是吗，而我的意思只是说当一头鸟停在一根鸟不拉屎的树杈上，永久停着，它这算是什么命？你帮

我算一算。

大翠鸟：是啊，不用算，那会儿已是九月。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黑鸟：没有，当然没有，可是为什么是一头鸟停在树杈上，这你又知道吗。

大翠鸟：这算什么问题，它只是写作，任意性。

黑鸟：是吗，写作？任意？

大翠鸟：看来你还是没记住，忘了，全忘。

黑鸟：忘了什么？

大翠鸟：你忘了我们是全知的。

黑鸟：是啊，怎么，全知很鸬鹚感吗，还是达摩。

大翠鸟：也就是说，关于你，我当然也全知。

黑鸟：哦？

大翠鸟：是我，亲自看着你到来：从那么一点，从一个一丁点儿细节都没有的一个点，分裂，壮大，形成。注入善、思想杂质、一点暴躁小性格、碎片记忆，帮助你在痛苦中成长，是我让你成为了你，我就是你的创造。然而你现在竟然跟我说什么我们平行。平行什么？没有我，你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所以少跟我来什么广义上，

广义上我就是你的神，最高存在，是你不可抵达的边界。是你的噩梦，恐惧来源，是你无法填满的空白，莫须有但确乎笼罩在你脑子上空的世道、系统，是混沌大帝是永恒的这里，是不可浪费的全知。也是你追寻的所谓真相，怎么样，小翠鸟，悟到了点什么没有，那根树杈还稳吗？

黑鸟：明白，也就是说，你也是被虚拟的。

大翠鸟：是吗，被谁？

黑鸟：还有谁，当然是被我，一头鸟轻言微的翠鸟、曾经的最有价值衙役。知道原因吗，就因为你说的全是唧唧喳喳鸟语，不仅鸟，还尤其反动。没有逻辑上思维的规律，有，也是错的，因为你已经妄想中毒，神经网络破败，脑子水严重污染，仿佛经过上万亿次核辐射后又被各种虚假繁荣的历史盛况洗坏心智，所以你懊悔从来没有得到达摩真传，对世道极度厌恶，但也不愿去寄情于山水因为这不是你怪胎性格的必然选项，你只有成为荒芜本身而这还算是运气好的，还记得天黑了，木匠为什么没有及时到达村子吗，不是因为被洪水挡住了，是他傻乎乎的想在河上修起一座木桥，把羊群赶到对岸，

可是停在对岸的达摩（此达摩）却跟他说，匠人啊，你还是造一部云梯先渡自己吧，世道即将大乱，你要高高地躲起来，腾云驾雾，一路朝西方驶去，那里科技昌明，猿猴不分，菩萨万众选一，但关键是语言不通，也就不再有烦恼恩仇。木匠想了想，说，不行啊，我答应了村里的裴寡妇（妈的，她与那个佃农裘三尺究竟是什么关系。她们是在同一个故事里的吗，好像也不是），她还在等我呢。所以知道了吧，即便荒芜，一个人也是无法摆脱情感的，而你的致命缺陷，当然从某方面说也可认为是优势，就是没有这个人为之人的基础，于是乎你终日只想着爆炸，搞什么抽象大破坏，骗谎话美其名曰涅槃飞升什么的，哪里有那么简洁而优美的事呢，世道间有的无非是无尽痛苦，而你毕竟无法得到这种感知，因为你虚拟，而事物总是等价交换，也因为我就是你，你即我，我们近似，哪怕相等同。

大翠鸟：是吗，这就是你描述的世道第一定理？即我们不可以彼此拯救彼此，只有漫长内耗。

黑鸟：拯救我们干什么？我们要滋生的是情感，而不是鸡毛什么拯救与得到解放，我们无论未来过去现在，

永恒空耗在这里，在无底洞底部或宇宙最深处，还是历史的尽头，诸如此类，这里。成为高级神、唯一、造物主、木匠还是转世达摩，这些都毫无意义，无非在虚拟中的再虚拟。而虚拟同样无止境，循环（注：不是轮回）以及贫瘠与郑人买履，就好像在一个周长为十的三角形中减去一个长为三高为四的长方形，你平时喝番茄茶么。

大翠鸟：极少饮水，怎么？

黑鸟：没什么，把番茄切片，晒干，想喝时取几片泡着，味道虽说有点超虚拟（仿佛达摩袈裟与鸟气的混合味），勉强是还可以的。

大翠鸟：是啊，事到今时，我也仿佛有些力不从心了，在求真道路上，实在有太多旁骛。

黑鸟：这话说的，不就暗示我是细枝末节，旁骛吗。是啊，一九八六年，一头鹭飞来天空孤单单停着，可是鹭，它并不是一种鸟儿。不实际，只是一种以为的鸟儿。可是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鹭，它离一头孤鹭不至差个一星半点，它简直是从错误到正确，那么遥远的距离。可是我们并不介意。是啊，当然，要的就是弥漫荒芜中的这种劣质爆裂感，就好像这一天是星期天，是生日前的

一天，阳台上阳光爆满，阳台中央，一个乌黑钵中一根葱管在微风中摇晃，准备随时夭折。

大翠鸟：而那也是在一九八六年？

黑鸟：是啊，诚实说，它并不是一个任意的年份，而是任意的年月都可以是在一九八六年，它毕竟通用，在声音学上。

翠鸟大师两人开始整理包裹、背包什么的，准备离场。

大翠鸟：是啊，而我们时而沉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五音不通，只有去默默念经，保持与世道变化方向的垂直，这也就是一九八六年的终极含义，它是起始，也是所终，是痛苦发动机亦是痛苦本身，是我们诞生的摇篮。是系统的绝对时间！

黑鸟：对呀，否则，一头鸟何以稳稳停在半空，不动仿佛静止，那只能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天。

大翠鸟：而当时我们还没准备好？

黑鸟：明白，当然不可能，那时我们还是崭新的，没有任何经验与知识，甚至连鸟这个字还都不认识。

大翠鸟：是吗，而现如今，我们仍旧也只认识鸟这

个字，而不是鸟。鸟是无法认识的，可待入，但无法综合获得，鸟如同我们，无非也是绕不过去的荒芜本身，不可实际去追究。

黑鸟：是啊，后来（下起了雪）就有了鸟王。鸟王比起鸟，显然没那么空荡，更符合一般审美。一头宋朝淮安来的鸟王，一九八六年，我们见到它时，它是那么骄傲与必然，如同达摩的座驾，它是吗？不是的，鸟王独立、例外，理论上鸟王一直在世道以外，它只是不小心但必然路过。

大翠鸟：必然，但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启发？

黑鸟：是的，不会。除非鸟王故意，但显然不是。

大翠鸟：何以见得？

黑鸟：否则我们会知道，不是吗，我们会追随它而去，就像小鸟那样。

大翠鸟：而这种愿望是根本无法压制住的，仿佛找到归宿？

黑鸟：是啊，可是没有。这就说明了一切，反证了我们无非只是一对不说普通就说平常罢，一对平常的翠鸟。可是我们非得是翠鸟吗，而不是别的飞禽。

大翠鸟：不知道，但翠鸟是好的鸟儿不是吗，小巧而色彩丰富而这也是无关要紧的，不是重点。

黑鸟：明白，我们自始至终没有重点，因为荒芜。荒芜，所以没有严肃。而世道毕竟严肃，或者它无所谓严肃，它只是冷漠。

大翠鸟：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正在发生的又是什么以及从概率上断定我们也不可能知道，除非鸟王重临，在那根树杈上通知我们说，求真的道路如此漫长修远，而那无非也只是一种幻觉？可以这么理解，一种特定的幻觉，就好像它就在那儿，不可熄灭。

黑鸟：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而不在那儿？而我们却又必须在这里，因为是我们发明了这一切？

大翠鸟：不是，你这仍是一种幻想，以为看见了，但。怎么说呢，如梦幻泡影，佛教典籍上说得清楚明白。而真，说一千道一万是不可能被所谓看见的。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不可能说出的东西。否则，即便是翠鸟（主要是），它必定也会疯掉。

黑鸟：因为不可理解？

大翠鸟：是啊，怎么理解，只能理解能理解的不是吗。

黑鸟：明白明白，你说的仍是幻想，同理，我们也不可能理解所谓实际，譬如一九八六年，一头翠鸟停在一根树杈上。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实际，但实际是，它幻想无疑。只不过这类幻想来得容易接受一些，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实际中。而事到如今我们彼此已成长为对方的幻想大师，对虚头巴脑的事情尤其敏锐且毫无抵抗，就因为夏季快要到来，大批鲫鱼鲤鱼集群往西天游去，因为它们的任务已经结束，退休了，而我们自然是还得继续，因为事情还远远没完，因为也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完以及完了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事情，我们不知道。

翠鸟大师两人这会儿走了，就像是约好了去云游四方，只留下石桌上的鸟笼与木鸟。

大翠鸟：不是的。

黑鸟：不是？

大翠鸟：是的，事情要是完了，我们会知道。

黑鸟：是吗，但也只有在完，结束的那会儿，我们才知道？

大翠鸟：不是。

黑鸟：又不是？不是什么。

大翠鸟：不是结束，是完，它们不同。结束并不一定完，完也不完全是一种结束，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结束（因为突然），但完，完是完善、完全，是最终获得、抵达与淹没。而这一点，我们暂时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达摩为什么说佛法是很难弘扬的原因，也是一头鸟，即便它是一头标准飞鸟，仍停在一根树枝上不动的原因，因为它们都已经认识到悟是无限的，就跟我们之前反复推导出的结论一样。

黑鸟：是吗，这感觉就像殊途而同归于尽，时候一到，大家都要翘辫子。

大翠鸟：是的，但你不一定能理解。

黑鸟：这就像？

大翠鸟：这就像我们说，要理解一头鸟，就要理解这一头鸟的全部。天空要黑下来了吗，我可是有严重黄昏恐惧症。

黑鸟：还好。

大翠鸟：但是不可能，鸟的许多知识已经失传了，

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我们具有的只是最新的知识。

光线逐渐暗淡下来，直至黑暗。音乐声 (bob dylan: She Belongs to Me (Rosa Lux Belongs Edit)) 逐渐响起。忽然，一束光照射在石桌上。

黑鸟：是啊，我们是崭新的，新到已经没法再焕然一新，所以？

大翠鸟：所以我们也可能重头开始，因为在没有鸟以前，是没有鸟的。

黑鸟：言之有理，可是乎，这么说鸟又是从何演化来的呢？

大翠鸟：庸俗，谁定义鸟是化身来的？

黑鸟：那是无中生有？

大翠鸟：死脑筋，还有比无中生有更搪塞的解释吗，鸟又不是民主制，选票多，势力大就可通行。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它连发明都不是。

黑鸟：稍等，我有些晕，你是说，说到底还是我们来晚了？或者来错了地方。

大翠鸟：是啊，这又能怪谁呢，或者说也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是完美。

黑鸟：不明白。

大翠鸟：是的，我何尝又明白呢，但一定是。完，就是实际的完美。

黑鸟：好罢，完美，鸟，鸟完美，鸟的完美。

大翠鸟：比如鸟，鸟何以成为实际的鸟？因为鸟完美。即便在没有鸟以前，甚至至少包括在没有鸟以前，完美，否则，鸟又怎么成为鸟呢。

黑鸟：明白，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只是也没什么益处，无非是一点煞有介事实则空穴来风的鸟语罢了，究其原因，谈话（写作）是不可能严肃的。是无止境，更是徒劳并且滞后。是不得已为之，也是最终的不了了之就是这样。对此，我们已相当熟透，以至发展出一类可以自我迷醉的谎话、虚话、空话，用来对一切进行空耗。注意，是进行，而没有具体动作，只是进行着，而我恰好理解，这就是完，完美的完。大致上的过程就是这样，完美，但还没完。当然也可以随时结束，结束而已不是吗，并不是完。完，大彻悟也。我们还是去涮火锅吃罢。

大翠鸟：是吗，完，彻悟，你这是障眼或转移法，是语言系统的内部通病。按照你的方式，完全可以把一

头鸟与星期一，还是一个洋葱什么的等同起来，而这除了是一个无谓的文字游戏以外，究竟又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不但没有，还因此会感到虚弱，忽，还是遥远且漫长，接着你便会产生那么一点愤怒，怨恨，开始埋怨起社会太旧啦，世道风水不好，所有物理现象太过枯燥等等此类没有边际的神烦，再接着你便会必然获得那么一种缥缈感，即你认为是真理，即需要来上一次大爆炸。是啊，它是合理的，你说，那是一种直觉，且直观上就能感受到。而可惜的是，这已经成了你的终点，爆炸后呢，天下就太平了吗。你没有更深入思考，你觉得这已经没必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彻底大彻悟啦，看见达摩坐在一株泡桐树下打牌，绝对的明亮以及一切历史来龙去脉，你看见了真！到此也就取消了所有问题，于是你决定中午还是去煮两筷子阳春面来吃，而不是妈的暴躁火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想回到那种无限瘫痪的状态中，躺在清冽的溪水中，任其流淌，在一九八六年。

黑鸟：很好，鼓掌。为我私人的翠鸟大师热烈鼓掌，并且祝贺你快要抵达实际的完美，衷心地，同时也为在如此漫长的空耗岁月中，我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以及

我们的自然分裂，西出阳关无故人，往后即使毁灭，我们也能相互遥相呼应，不再孤独。这是进化与迭代的结果，不要遗憾。可是你仍会说，无所谓，遗憾总是不可避免的，遗憾而已。

关掉光，一片黑暗。

（剧终）



BADEGG CONTINUE PRESS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2021 December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